

繡像西漢演義

己亥春  
遊魚書

5757/5113 c

v. 3



繡像西漢演義卷五

第五十三回

懼楚罪陳平歸漢



卻說項莊季布回見霸王備言司馬卬被虜河內已失臣等行至中途知此消息遂即旋師回恐勞民動眾無益於事王怒曰朕差汝救援河內往回將月餘矣不遇敵而空回以至河內有失去朕一藩鎮矣皆爾等之罪也陳平在側曰二將雖去亦不能以保河內且韓信用兵務徼孫吳二將豈足以為敵哉陛下不必深罪二將臣與范亞父同二將親領一枝人馬復取河內阻韓信不得東來陛下伐齊之後卻舉兵而西料漢王決敗韓信可擒也不然關中之地悉為漢有不獨一河內而已陳平雖歸漢其立心霸王益怒曰前殷王求救時汝亦在左右獨無一言及此羽言今河內已失乃欲勞師遠征以為復取河內不欺誑朕躬耶遂將項莊季布叱退是日即罷陳平官爵使勿侍左右平退居私宅終日鬱鬱不樂因密令家僮整點行李暗打發家小回陽武去訖乃獨身仗劍從小路投洛陽來天將日暮到黃河邊四望無人走近沙灘灣一隻小舟平叫曰過往客人遠來欲過河投宿小舟中走出兩人來眉目凶惡年各二十四五歲平思此二人必黃河邊水賊若欲回避反致謀害不若上舟渡河自有計較二人上下觀觀陳平一遍心中甚喜遂扶平登舟將近中流二賊進艙欲取刃殺平平思賊之所以害我者利吾之財也我若惜身之所藏必被賊害矣乃告賊曰某雖過客亦知水性願羸身與二公駕舟度行乃速耳平之計若爾遂將一身衣服所藏之物盡行脫去裸身立於舟上示無懷挾二賊私相笑語曰吾二人以彼身邊必有所藏欲利其有觀裸身而見則無所藏可知矣遂無殺平之心乘順風瞬息過河陳平上岸逃得性命急投店中來已近夜矣店中人見陳平裸身而來大驚曰子必河中遇賊也平哀告曰某乃河南客商楚地買賣負資回家行晚過河領二家僮皆被殺死因我苦苦哀求方將衣服行囊盡行盜去饒此性命來投寶



店幸念同鄉留宿一宵借舊衣遮體得命回家決重報厚德此說儲宿便則說店中人聽陳平言語不  
俗又見顏貌甚修美一時各出衣服數件與平穿著就請同席飲酒共宿一夜次日陳平拜謝店主並同  
伴者遂投洛陽大路徑往咸陽而來先訪故友魏無知備道項王失政獨恃強暴不納忠言蔽塞賢路某  
素知漢王寬仁大度好謀能斷任賢能使各盡所長乃真命之主也願背楚千里而來傾心事之敢借故  
人吹噓之力薦拔一言少得錄用斷不敢忘恩也魏無知曰漢王虛心以求天下之賢故四方之士心悅  
誠服願欲立於其朝若先生抱經世之才挾奇謀之術置之惟幄必能算策我漢王見之不待推薦必留  
重用也陳平拜謝一日魏無知乘漢王無事因告曰楚國陳平深慕大王盛德今棄楚仗劍歸漢與臣故  
舊素知其能王若留用必有裨益王曰此非昔年鴻門相遇之陳平乎無知曰正是此人王曰寡人懷念  
此人日久每欲一見不可得今來投降實合我心即召見曰昔年得君維持之力幸出鴻門於心終不忘  
今喜為同朝之臣甚慰我心遂相語竟日漢王甚喜悅便問居楚何官平曰在楚為都尉是日即拜平為  
都尉使參乘典護軍日侍左右諸將紛紛相議曰一時亡命之徒裸身而來未知淺深遂拜為都尉朝夕  
在王左右恐有不測之變王聞之益加優厚一日周勃等言於王曰諸將多忌陳平雖美如冠玉其中未  
必有也居家嘗盜其嫂今為護軍多受諸將金以臣等觀陳平為人乃反覆亂法之臣也願王察之不可  
為奸宄所惑王聞說即召魏無知責之曰汝薦陳平可用今觀盜嫂受金行檢貪污薦舉非其人矣汝亦  
有罪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王所問者行也戰國今有尾生孝已之行而無益勝負之數王何暇用之子  
莊子曰尾生與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因又召平亦責之曰先生事魏不  
殷高宗子有孝行事魏一夜五起母早死高宗感後妻之言故之而死因又召平亦責之曰先生事魏不  
終後歸事楚而去今又從吾游有信行忠直者固如是乎平曰吾非不可用之物隨人用與不用耳魏主  
不用臣故臣去而歸楚楚不能用臣復去而歸大王亦隨人所愛而取用也臣素聞大王能用人故不辭

千里而來見王其言調離不過此王實能用之臣前日歸漢之時渡河遇賊裸身而來若不受金實無資  
用誠能畫計有可采者取用而成績則大王所損者小而所獲者大苟大王聽人言而不用臣計則所得  
之金俱在私囊臣不敢隱請封輸於官願乞骸骨以歸故里大王之恩大矣王聞平言乃深謝陳平益加  
厚賜復又遷平護軍中尉使督護諸將乃不敢復為譖言矣此見漢王顛倒豪傑莫知端倪史稱漢王知  
人善任使此其一節也有詩曰 兩國爭橫用計時陳平謀士楚無知漢王不聽羣讒謗贏得他年六出  
奇 漢王厚遇陳平不題卻說韓信差人飛報漢王已得河內王甚喜又見各路諸侯納款歸降各國奇  
謀勇敢之士亦皆順附忽有左右來報夏侯嬰引常山王張耳投降王曰張耳自幼與陳餘為刎頸交後  
立為王各不相協昨聞陳餘殺張耳家屬追耳止存五騎今來投降亦孤鳥奔林射者望的也即召相見  
夏侯嬰引張耳入見漢王王曰久慕賢王盛名今來相見實慰渴懷張耳泣曰臣耳與陳餘自幼相交其  
善今為私讎殺臣家屬終身之恨不共戴天恭聞大王瑞徵五星天人協應反楚之道而易之以寬仁真  
天下之主民之父母也願延頸歸降倘蒙錄用他日得沾尺土報一家之仇雪終身之恨臣雖肝腦塗地  
亦無憾也漢王大喜遂重用張耳仍以常山王呼之劫呼常山王亦能漢王又見張耳歸降將士雲集遂與  
羣臣商議曰寡人自出褒中以來各路諸侯順應兵馬集聚四十餘萬意欲舉兵而東駐劄洛陽與韓信  
人馬會合同伐楚爾等以為何如羣臣曰大王兵威雖振而歲星未利恐東征亦難取勝以臣愚見當養威蓄銳須待明年  
歸以見故土也張良曰大王兵威雖振而歲星未利恐東征亦難取勝以臣愚見當養威蓄銳須待明年  
乃其時也王曰寡人東歸之心無日不倦倦於懷久棲於此非我志也遂不聽張良之言分付大小文武  
將佐擇日起兵就請太公呂后同行羣臣聞漢王東征各人心喜數日間三軍整點齊備來奏漢王曰馬  
步軍卒已整點四十餘萬大小將佐二百餘員請王車駕啟行於是漢王差人約會韓信俱至洛陽取齊



大勢軍兵徑往河南大路進發未知伐楚勝負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四回 董三老避道說漢

卻說漢王大兵行至河南有洛陽王申陽率領文武將士出郭遠接漢王一路看洛陽形勝左據成臯右阻污池前向崧高後介大河東聯峭山西接潼津五嶽中為中嶽所謂河南為天地之中風景華美山川明秀不能徧觀盡識也忽前驅來報有數十鄉老望塵避道欲來見王王曰召來相見其中有一鄉老年極高大姓董人稱為董公三老昔日在大江中救義帝屍安葬于郴州今聞漢王到洛陽領眾鄉老來見因進告曰臣等眾鄉老望大王曰久欲有一言上諫王曰爾有何說董公向前曰順德者昌逆德者亡數言勝雄師百萬大將千員蕭曹等有愧多矣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名其為賊敵乃可破項羽無道放弑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為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則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正直之舉也王今師出無名不過徒爭尺寸之土耳雖一戰勝楚天下終不服也畢竟漢王五載能成帝業然老漢董數言在當時亦以可偶義耳王因撫之曰爾鄉老之言誠為有理寡人即發手書布告天下然後合兵東征又召董公曰爾等亦欲仕進乎董公曰臣年八十有餘死期將至幸見大王仁愛及於天下約法三章除秦苛政百姓莫不引領而來欲大王為天下主也臣等不辭遠來扣馬而諫以申此大義非為仕祿而來也漢王大喜各賞白米一石絹一疋眾鄉老領受拜謝而去於是漢王進洛陽城即為義帝發喪哀臨三日乃下手書布告天下書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弑之大逆無道寡人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願從諸侯擊楚之殺義帝者各處將手書分頭發行此時韓信人馬俱會合一處不月餘諸路兵馬聞手書到日不期而合兵者共五十六萬之眾董公一言之閒而人心歸向如此是亦天理之不可泯也 胡氏曰天下苦秦諸侯

並起名其師者曰誅無道秦可矣今秦已滅諸侯各有分地而漢又起兵雖曰項羽為政不平願亦伸己私忿耳非義兵也及董公獻言漢王承順此論然後項羽弑君之罪無所容于天地之閒而天下終屬歸於漢王可坐而策矣故隨何陳此義而下九江酈生陳此義而下全齊是背無所倚又斷其臂雖欲不亡不可得矣 漢王聚集大小諸將因與韓信議曰今諸侯會兵俱於洛陽甲兵五十六萬將軍可以伐楚矣信曰行兵之道先按天時次察地理又看歲星之向背方可行師蓋兵凶器也戰危事也三軍之死生國家之休戚實係於此豈可輕舉之乎臣夜觀乾象又推算大王年命俱尚未利不若休養士馬訓練甲兵少待明年臣敢保其必破楚矣若今年舉兵決不敢奉命王曰前日舉用將軍之時未及兩月將軍即勸寡人東征今關中已得大半較之前日兵勢又大不同將軍反趨難進者何也信曰大王雖得關中未可與項王會戰臣觀項王勢力正在強盛之際今與齊梁爭橫燕趙作梗又喜各國分奪其勢延至明年大王乃舉兵而東乘其隙而與之敵臣知必勝矣王曰時不可違機不可失今項王出征在外正當離披之時我乘其懈怠而取之其必勝矣將軍所見不同故乃退遜如此且帶領本部人馬鎮守西秦寡人親統大軍東向伐楚倘有未利將軍急來救援亦將軍之功也張良等近前復苦口極諫漢王益不聽信曰霸王勇冠天下所向無敵漢將中恐無對手大王當審時量勢而進切不可輕敵也酈生曰元帥與其預為謀畫如此不若隨大王亦同東征決成大功信曰不然秦地初附漢兵盡數東行倘或不利人心未保一聞傳報決復叛亂信領本部人馬鎮守西秦不失根本此萬全之策也韓信就將大將印交附與漢王領本部人馬拜辭徑赴咸陽駐札漢王遂率領大軍東行所到郡縣莫不歸附將近陳留張良奏曰臣故主被楚所滅有韓王孫姬信撫養諸公子家乞大王傳檄立為王以守陳留即王之藩鎮也王曰然就命張良持節拜謝王曰先生到陳留封韓王諸公子中有賢能如姬康者封為陳留君使輔韓王張良持



節拜謝王曰先生到陳留封韓王畢可兼程趕來寡人欲朝夕與先生商議伐楚良曰大王凡事當斟酌可否仍須於諸將中立一大將以約束三軍臣到陳留料月餘即赴彭城也張良赴陳留不題漢王過沛河三軍各相爭渡先後互跌落水眾人喧嚷高呼略無忌憚諸將莫能禁止漢王召陸賈卿生議曰軍無紀律以其無夫將統之也寡人於眾諸侯中擇其素有重望者惟魏豹乃魏王嫡孫時人稱為賽太公其人可為大將寡人欲以元帥印付豹執掌爾以為如何賈曰魏豹言過其實恐非大將才鄙生曰張良亦嘗輕豹豹與諸將亦不相得恐難服眾也陳平曰豹雖有才而非大器終不足濟大事王曰魏豹門第素重五世將相較之韓信受辱乞食迥然不同拜為大將豈有不服眾之理乎是日遂拜魏豹為大將豹欣然領受點閱三軍調遣諸將人馬啟行赴彭城進發霸王征齊梁燕趙宋回彭城乃彭越鎮守漢王遣陸賈遺齋手書往說彭越降漢書曰漢王手書付彭將軍足下項羽放弑義帝大逆無道已發書布告天下兵皆編素為義帝發喪諸侯聞有此舉莫不同心稱快將軍負鷹揚之勇素有大志乃今與逆賊為臣實為將軍恥也將軍肯從義舉與漢合兵共伐大逆成功之後垂名竹帛為萬代元勳子孫綿延世守爵祿大丈夫之所為自與尋常萬萬不同矣足下其察之陸賈齋漢手書見彭越越見書大喜曰越聞漢王乃長者即開城迎接漢王進城漢王安撫彭越畢召魏豹調撥諸將預備與楚交戰即入後宮收其寶物美女盡日置酒高會虞子期急救虞姬投北逃走漢王亦不追趕諸文武將佐心志益懈不聽豹約束豹不豫豹性躁無涵容鞭撻士卒凌辱諸將士人心多不服項王見虞子期護送姬眾家眷赴楚營備說彭越降漢漢王大兵屯住彭城後宮寶物美女俱被虜掠矣項王聞說大怒曰劉邦乃敢奪我彭城虜我後宮誓不與邦並立乃命龍沮鍾離昧領兵攻齊親領精兵三萬人晝夜兼行趨彭城離三十里安營差人下戰書與漢會兵漢王拆書觀看書曰西楚霸王書付劉邦曰朕封爾為漢王坐守西土帶甲十萬

安享天祿亦當知足不自揣度恣肆倡狂侵擾關內所降諸侯皆畏才庸人不足以為捍禦乃爾解戈朕今與爾會戰爾當延頸以試我劍使爾片甲不歸魚游釜中耳速來出敵勿自後悔漢王觀書畢召示魏豹豹曰王當批迴來日會戰不知楚漢如何交兵下回分解

總評 忽封魏豹人所不服

### 第五十五回 楚霸王彭城大戰

卻說魏豹會集諸侯並各將佐謀士相議遂分兵五隊敵楚第一起殷王司馬卬第二起洛陽王申陽第三起常山王張耳第四起漢王同眾將第五起魏豹自統大兵押後陣分撥已定命司馬欣董翳劉澤守彭城以為應兵次日魏豹料理停當出城十里布下陣勢以為救援卻轉調五隊人馬前進六軍鼓譟兩陣鏜鳴只見霸王前邊列兩面龍鳳日月旗旗開處霸王當先出馬大呼曰劉邦與我決戰漢陣上司馬卬出馬霸王曰朕不負爾爾何肯反卬曰大王放弑義帝悖逆無道以此歸漢非反也霸王大叱一聲卬馬倒退數步霸王就勢一槍刺來司馬卬急舉刀交還烏騮走得急霸王槍尖早到卬措手不及早已中槍刺于馬下催動楚兵掩殺漢兵霸王正追殺之際申陽二隊已到就與霸王覲面霸王曰爾亦為何背楚歸漢陽曰漢王有德天下歸附不獨陽一人而已陛下亦同歸降不失楚王之貴王怒舉槍便刺申陽陽初嘗退避後霸王攻擊愈緊陽笑曰有豹我勸爾歸降爾反刺我何不自量如此遂挺槍交還戰二十回合申陽力怯正欲退後張耳人馬已到二將協力來戰霸王霸王槍法神出鬼沒二將不能抵敵那申陽正掩一槍方欲退走項王隨手向後心正著一槍早已落馬張耳無心戀戰急退下陣來楚兵吶喊追殺正遇漢王諸將截住楚兵霸王大呼漢王出陣答話漢王旌旗映日金鼓震天乘道遙白龍馬隨從許多將佐楚王一見切齒罵曰劉邦想汝不過泗上一亭長封汝為漢王心尚不足妄動兵馬侵朕疆界汝



敢與吾決戰三合吾便束手歸降如不能戰當受死馬下漢王曰爾乃一村夫恃爾強暴何足與吾敵哉霸王拍馬舉槍直取漢王漢王尚未走出舞陽侯樊噲會絳侯周勃并柴武靳強盧縮等一齊眾將各舉兵器一擁殺來霸王抵著方天戟迎著兩刃刀對著龍泉劍戰著火尖槍征塵蔽日殺氣冲天只見霸王精神倍加力敵眾將後有項莊桓楚虞子期季布各領大兵冲殺過來漢兵大亂四潰奔走駐紮不定正當窮迫之時只見大路一彪軍從後殺來攔住楚兵乃大元帥魏豹也好個漢王見豹兵到了心纔少定卻說魏豹出馬正遇霸王王曰爾為何反楚豹曰大王左邊諸侯放弒義帝天下離叛臣不敢逆天亦順命歸漢請大王急急早退兵乃為上策倘或敗亡喪大王一世之威名矣霸王大怒舉槍直取魏豹豹鐵搦交還戰二十回合霸王按了火尖槍忙舉鐵鞭在手看得魏豹較近分頭一鞭打來魏豹眼快側身一躲在臂上早稍了一鞭魏豹伏在馬上逃回本陣霸王同項莊等四將揮動大兵盡力四邊追殺殺得漢兵屍橫遍野血流成河是日損漢兵三十餘萬睢水為之不流不一時又有劉澤領敗殘人馬自彭城逃來說司馬欣董翳已開城降楚楚兵進城將太公呂后虜去漢王大哭曰大兵既失太公遭虜恨不聽韓信子房之言悔矣乃有今日也後有胡曾有詩曰 睢水波濤接海涯古堤寒柳鎖煙霞至今兩岸堆人骨盡是高皇敗楚家 言未畢四望皆楚兵金鼓大作喊聲大舉諸文武壯士亦不知所往須臾楚兵圍繞三匝如鐵桶一般漢王回視隨身士卒止數百騎漸近黃昏嘆曰吾必死於此矣雖騰空亦不能出此重圍也正在危急之際忽見狂風大作飛砂走石自東南而來黑霧彌空黃塵四塞周圍楚兵皆掩面站立不住驚惶迷亂四散奔走漢王見馬頭前隱隱有白光引路此天數非遂策馬前進行二十里風色漸息霸王急整點三軍不見漢王眾軍士曰大風起後楚兵散失漢王不知所往范增跌足曰劉邦定走脫矣陛下當連夜差人追趕若不就此時擒住恐後難遇此機會也霸王即差丁公雍齒領三千人馬務要星夜

追來二將得令向東南大路追趕卻說漢王匹馬獨行自思若非這一陣大風決被楚兵虜矣正思想間忽後面塵頭起處早有追兵到來當先乃楚將丁公也丁公追上漢王王曰邦至此亦不能逃矣但賢者不相厄而相愛也公如憐我則當使我遠遁他日得地決不相忘也如不念邦之孤弱而執縛之使遭強暴之楚為禹中之內邦即束手聽將軍擒也丁公曰今日之事君事也臣不敢廢丁公發誓若非大王當策馬南行臣發數矢以為追捕之狀使三軍不相疑矣漢王轉身即投東南而去丁公拔箭頭發數矢而回正遇雍齒齒曰足下曾見漢王否公曰追漢王將近連射數矢不中被漢王走脫矣齒曰公既追及豈可容彼脫去料今相去未遠務要追及擒來齒兼程追趕且說漢王行了一晝夜人困馬乏力難支持天又漸晚後邊又見追兵到來王自思今番必不能逃矣路旁一枯井漢王下馬即跳入井中躲避雖是得脫不雍齒追到因天晚徑過枯井漢王知追兵已過看枯井時亦不甚深遂拔劍掘土登躍而上找尋馬在山崗下喫草漢王急上馬又行數里肚中飢甚遠聞前村犬吠樹林中早露出燈光來自思此必是村鎮策馬近前見是一大莊院遂扣門有一老人拄鳩杖而出開門迎王入莊老人見漢王紅袍金甲儀容不同量必是王侯即準備酒飯款待向前動問將軍何處公子那路王侯為甚到此願聞其詳王曰吾乃襄中漢王說不在因與楚兵在彭城交戰大敗迷失道路天晚無處投宿有擾貴莊那老人聽罷俯伏在地曰臣素聞大王仁德天下莫不歸仰今喜光臨敝莊十分萬幸老人又分付重整酒席款待甚是懇勲王曰尊文何姓老人曰敝村有六七十家臣家姓戚一户有五六月頗有莊地人就稱此村為戚家莊今居五世矣王問老人有子否老人曰臣無子止有一女年方一十八歲昔許負曾相此女有大貴今幸大王到臣家願將小女奉侍左右未知大王尊意如何王曰逃難至此得款曲留宿幸也豈敢望令愛為配哉老人遂命女出拜漢王王看戚氏姿容閑雅風度妖嬈心內甚喜遂解玉帶為定禮老人收訖復拜



謝漢王又飲數杯夜深就與戚氏同寢漢王難中還有此興次日早起戚公苦留漢王再住數日王曰漢兵大敗四散無主文武將士亦不知所在我何忍留戀在此待我到一大郡駐札定差人搬取令愛戚公聞言不敢留王遂整頓衣冠投大路往南而行行未十里又見塵土起處有一簇人馬來到來漢王急藏入大林中看那來的人馬未知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霸王驍勇信且畏之王何不自量乃爾

第五十六回 漢王收兵入滎陽

卻說來的人馬乃滕公夏侯嬰也王見夏侯嬰便問卿如何得離彭城夏侯嬰曰臣因司馬欣董翳降楚太公娘娘困住臣舍死入內與楚兵對敵連戰數次力孤不能救匹馬出西門又見楚兵將二位殿下扶在馬上正欲奔楚營被臣殺退楚兵收敗殘人馬數千救殿下望南趕來今行兩日矣不想幸遇大王且喜二位殿下無恙漢王大哭曰太公呂后不知性命如何要此二子何用嬰曰太子天下本也大王雖有天下若無太子無以屬天下之心王然後召二子近前相見語之曰將軍萬軍中舍死救汝兄弟汝當牢記在心他日得地不可忘大恩也二子轉身拜謝夏侯嬰俯伏在地曰臣託大王洪福上天庇祐非臣之能也是日屯兵於汴河之東君臣方纔會食忽小卒來報沿河一帶塵土冲天而起有一枝人馬來到王曰此必救兵非楚兵也言未畢只見紅旗閃灼劍戟輝映旗上大書興劉破楚大元帥韓信一面旗書司徒張良乃是張良陳平招集殘敗兵三萬打着韓信旗號一路跟尋而來到此正遇漢王二人甚喜王曰二位先生再三勸諫今年不可興兵寡人不聽今果喪師敗將自覺惶愧又得先生領兵救應深恨魏豹匹夫智疏才短用兵無法五十六萬漢兵被楚殺死三十餘萬悔無及矣良曰大王不必深悔况此處不可安營倘楚兵追來何以禦敵不若且急赴滎陽暫屯人馬再整軍威仍以韓信為帥以雪睢水之恨王

曰然遂催兵赴滎陽大路來守滎陽者韓日休也聞漢兵至即出城迎接漢王同張良等進城屯住人馬數日內樊噲周勃王陵等一千眾將陸續齊到魏豹惶恐趕赴平陽去了丁公雍齒領兵回見霸王奏說劉邦遠遁追趕不及范增曰邦雖敗韓信尚未遇敵昨用兵者魏豹也其人言過其實劉邦不知而誤用之所以戰敗也若韓信用兵陛下不可輕敵霸王笑曰羽之笑韓信在楚已見其才矣亞父何言之過耶若有大才昨同劉邦到彭城無睢水之敗觀此又何遠處增退後左右來報司馬欣董翳擒太公呂后來見霸王曰封爾兩人于中秦要地爾見章邯失守不協力往助卻坐觀勝負韓信漢兵一到遂乃歸降今見劉邦兵敗復又降楚反覆小人要爾何用命左右斬訖報來不一時斬司馬欣董翳於轅門外懸頭號令殺得快隨喚太公呂后到帳下怒曰汝子劉邦封為漢中王不安分奉職乃敢入寇關中侵我封土一人叛逆九族當誅汝等捉來難免一死范增急出止之曰不可劉邦新敗韓信尚在關中倘復興兵當以太公呂后為質使劉邦係念於此終難以決勝負也如若殺之益結讎恨矣霸王遂留太公呂后付虞子期收管復領兵還定齊地齊王田橫久為楚兵所困見霸王新敗漢王軍威益振遂開城歸降齊地復屬於楚矣霸王仍到彭城彭越見漢兵敗徑投大梁領本部人馬與漢合兵共據梁地楚遣龍沮統兵伐梁未下英布因前追太公呂后喪師回見霸王被楚叱辱回守九江一向與楚有隙不題卻說漢王屯兵滎陽招集人馬軍勢復大振一日與張良等計議曰今漢兵雖振但三軍無大將約束恐難調用韓信因前奪帥印一向未通消息知寡人新敗亦不遣兵救援此時復取用寡人負愧亦不足以服其心也先生有何妙策使韓信自來投見因就而用之足以制服其心良曰此亦不難臣往說之管交韓信自來投見但韓信可當一面耳自是韓信之外有九江英布大梁彭越若得此三人楚必敗矣王曰英布乃楚臣何以使歸我良曰布雖楚臣近與楚有隙每持二心苟使一能言之士往說之必歸漢矣王問誰可為使往



九江說英布隨何曰臣請一往說之于是漢王大喜即速令隨何從九江而來何到九江隨投館于府對門整衣投見英布名謀士費赫計議赫曰此人必是漢王因敗睢水無以與楚為敵今差隨何來說詞欲大王歸漢大王且辭以疾不可輕見庶漢知重也布遂分付門吏著漢使且暫回容吾疾愈名來相見門吏傳命出隨何自思此必謀士費赫阻英布不相見也未說英布先見費赫即轉身到費赫門首候費赫到家通報請見赫曰此是隨何因不得見英王卻欲來見我下說詞也遂下塔迎隨何升堂相見禮畢赫曰大夫此來為何隨何曰漢王新敗屯兵滎陽諸將各歸鄉里某乃六安人久思父母之邦欲歸來拜掃墳墓今過九江慕英王威名特請一見王乃疑我為漢使辭疾不見我欲徑往六安恐王之疑終不釋也來見大夫幸與轉達之且英王坐鎮九江正當折節下士吐哺求賢為當代明王使天下瞻仰大夫亦不失輔弼之道今某慕義而來拒而不見使四方之士聞其倨傲如此孰肯來與之遊乎善主佐者不可坐視而不言也說得費赫坐立不定遂置酒相待從容言曰賢公且暫住一宿明日與英王相見曰何某不勝酒力即辭謝回下處明日一見英王即欲回家探父母也次日費赫見英布備說隨何非漢說客乃歸鄉探親經過九江慕王威名欲來請見也布曰人慕名來見我拒之非禮也即差人請隨何相見隨何暗思英布費赫中吾計也同差人來見英布布下座以手扶隨何陞堂相見畢讓隨何側坐費赫退後布曰先生事漢日久必知漢王前日睢水之敗緣何不用韓信現今聞滎陽屯兵欲何為哉何曰前日漢王發手書布告天下諸侯為義帝發喪兵皆縞素天下諸侯聞書即到深惡霸王放弑義帝諸侯願助漢伐楚漢王以此留韓信鎮守三秦以為根本不想霸王密差人持書遍告天下諸侯放弑義帝者九江王也其罪盡歸大王以此諸侯深怪大王而不助漢王齊梁燕趙共起兵與大王爭橫責其弑逆之罪古今大惡疑一旦加惡名於大王王尚恬然而不知倘諸侯會兵而來天下皆以大王為極惡王雖家喻戶曉而人

不信也大王何以立身於天地之間哉布起身向北指而罵曰江中放弑義帝實羽主之也我不過隨其使令耳今將此惡名反歸於我我一人而何以當萬世之譏誚耶何急止之曰大王息怒恐左右聞之傳入彭城霸王必加罪謫布曰某嘗自思殺降王子嬰掘始皇墓放弑義帝此三事乃霸王所使心每負愧惟恐天下諸侯他日以為借口不意今項王乃歸之於我我雖瀉長江之水罄南山之竹而人不能知我心跡也為之奈何何曰大王欲白心事此亦無難但同力助漢合兵伐楚明正其罪清濁自分今坐守九江倘漢王同諸侯合兵而來共討前罪大王今受楚之封為楚之臣雖有言不能辨也以臣愚見不若捲甲休兵屬意于漢不顯說他歸漢痕迹使天下諸侯知楚負弑逆之罪而不歸咎于大王則大王洗惡名而為討賊之舉矣豈不為長策哉况今漢王收諸侯守滎陽收蜀漢之粟堅守而不動楚人深入敵國老弱轉糧進不得攻退不得解楚不如漢其勢亦已見矣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往救危亡之楚臣竊為大王不取也布近前附耳曰我近日與楚有隙亦欲洗此素恨深知漢王乃長者實欲有心往從之也先生少待數日當計議同先生一行言未畢左右報曰楚使齋霸王詔書至矣布急接詔詔曰君國舉兵臣惟協助心膂之託也九江王英布坐守江淮偷安自逸楚兵伐齊假病不起睢水會戰坐觀勝負朕勞軍旅久未一言奉慰失君臣之義非同遊之好恃爾武勇恐罹狂逆往問三罪爾當自警自今會兵伐漢星夜前來毋誤故茲詔諭英布看罷詔書沈吟不言隨何直入曰九江王已歸漢矣何得發兵助楚耶楚使便問爾何人何曰某漢使隨何已約會與大王同力伐楚共誅暴逆為義帝發喪爾尚不自悟耶楚使見英布不語又聞隨何之言知不諧矣急欲下塔而走隨何曰大王觀楚詔已有殺大王之意欲以絕天下諸侯之口使弑義帝之罪盡歸大王可知矣大王何不殺楚使以示助漢攻楚之意耶隨何作事何如此決裂布亦大怒遂拔劍將楚使一劍斬之遂扯碎詔書即點兵同隨何歸漢未知如何



總評 隨何一舌勝於十萬兵

第五十七回 張良智韓信伐楚

且說隨何這一篇話說英布歸漢布即召費赫點閱人馬帶領家眷一同赴滎陽大路來後史官有詩曰  
 弑逆滔天罪莫逃一言能自動英豪干城捲甲歸劉氏爭得江山屬漢高 英布同隨何至滎陽來見  
 漢王王方踞床洗足召布入見布深自懊悔乃與隨何曰我被爾騙來歸漢我乃一國王爵相見之際畧  
 無一毫禮節之意使我進退兩難不若自殺以我見之不智也隨何急止之曰漢王宿酒未醒少閒請相  
 見自有殊禮大王不可性急布出與張良陳平等相見各有居止屋舍帷帳器用極甚齊備飲食供給與  
 漢王無異布又大喜少閒諸文武將士同英布入見漢王禮義謙恭談笑豁達君臣相與略無嫌疑  
 布思漢王長者適聞幾自誤也 史臣曰漢王以英布先分為王恐其妄自尊大故倨禮令其折服已而  
 美其帷帳厚其飲食多其從官以悅其心權道也駕馭英雄使莫測淺深豈明良之道不過此高帝所以  
 鼓舞一世而唐宋以來所不及也雖然此特用于韓彭趙英布之流可也若夫伊傅之傳一言未合則望  
 望然去矣敢以居禮見之乎此三將所以他日見殺固自取之也 自英布歸漢後漢王益兵三萬屯札  
 成臯復遣使入大梁會彭越使絕楚糧道卻說楚使被英布殺了有隨從人逃回奏楚王說英布扯碎詔  
 書殺了楚使領兵已歸漢矣霸王怒曰黥面賊乃敢如此即分付諸將整點人馬擇日啟行誓誅此賊就  
 擒韓信以為叛逆之戒范增諫曰此一時小忿耳請陛下息怒且暫訓練兵為約會各路諸侯迎敵韓信  
 勦除彭越通楚糧道此為上策若破韓彭之後還入三秦建都咸陽諸侯拱手英布等諸將不足慮也霸  
 王遂止卻說漢王召張良曰前日先生曾言往說韓信著自來投見今英布已降彭越歸附止韓信未來  
 即見煩先生一行良曰臣明日就行聞蕭何在咸陽運糧臣就同來見大王漢王大喜次日張良辭赴咸陽

來一日將晚進咸陽先來丞相府見蕭何何問張良至即整衣出迎相見甚喜備叙久闊之情置酒相款  
 因問韓信在咸陽消息何曰信自洛陽歸來終日鬱鬱不樂前日備說漢王不納忠言奪印用約不念破  
 三秦取咸陽之功後聞雒水之敗遂杜門謝客某屢次上門亦不相見必欲漢王親來以重其望似非人  
 臣之體先生此來恐亦難見當以何法使信起用良附蕭何耳曰如此如此方可成功何能為信必聽何此  
曉喻之信安得不聽從而不出此徒為詳偽於是蕭何即出示咸陽四門張掛曉諭軍民人等各按門順  
此時便有姓安之機何待他日未決之禍哉  
 序寫一家男子婦女幾名開載明白星夜攢造戶口文冊立等投獻霸王一邊揀撰善書者數百人立等  
 寫冊開動一時軍民盡說漢王因雒水兵敗父母遭虜要將關內所得郡縣盡數歸還因此差張良同楚  
 使來咸陽相府攢造各處戶口文冊韓信聞此消息尚猶豫不定差人城內打聽家家同說張良已來數  
 日見今揀選寫字人通在丞相府伺候委的按門抄寫戶口實是降楚信曰且再待一二日看如何此或  
 是張良設計賺我起兵伐楚故來此作聲勢左右曰此事恐是實事見有告示張掛四門豈有虛說言未  
 畢忽有人來報有人在門首要抄寫元帥戶口信曰我是元帥難同百姓差人便說造冊不分官戶軍民  
 皆要抄寫上冊只是開載何為官戶何為民戶內自明白今須通要入冊請元帥作速開寫立等造冊楚  
 使在府急燥蕭丞相甚是懊惱信曰且著來人去別戶抄寫待明日再來亦不悞其人哀告不肯離門便  
 說若留下元帥這一條空行又不知戶口多少似難攢造只是今日費元帥即時舉筆省我們明日復來  
 韓信聞說暗思漢王用我一場費了許多力方取了關中今一旦復歸于楚我今不起兵者只恐漢王不  
 知正要他著急必是特召或是親來我那時起身諸將方心服不想今要降楚我須親見蕭何張良看他  
 有何說隨喚左右備馬伺候往丞相府議事擺列儀從前呼後擁旌旄甲士左鈇右鉞光耀耳目兩邊軍  
 民人等看見韓信威儀盡道元帥定是不肯降楚韓信之言與丞相計議不要造冊我等復有生路矣若



是降楚倘霸王到來我等皆被坑矣韓信一路聞人言方信漢王實是降楚先差人報知蕭相國卻說蕭何聞韓信自來遂與張良笑曰此人果中吾計矣即分付左右催攢寫字人兩邊伺候造冊只見韓信下馬蕭何出迎叙禮畢何曰前拜元帥數次不過信曰信因主上廢置不用退處閒居羞見丞相何曰元帥屢諫不可東征主上不聽因而不用元帥而用魏豹以致敗績其過在王而不在于元帥何羞之有信曰適聞漢王遣子房來欲將信所得關中之地歸降霸王此意何謂何曰睢水敗績主上尚不著緊但太公呂后俱被虜去以此願將所得關中之地歸降以贖太公呂后耳諸將又要與楚對敵不欲歸降謀士又要主張歸降以為便利兩處各議不定子房之意只要將原得郡縣仍歸于楚卻歸韓國不失世家之貴因此帶領楚使催造戶口文冊報數歸降某亦主張不定只得依主命攢造信曰丞相何見之偏耶我自離襄中仗主上威德已德關中七八矣睢水之敗一時之悞耳太公娘娘料楚留以為質終有歸漢之日決不敢傷害縱項王暴橫范增亦不肯壞太公恐為天下非議也信見彼如鏡而不三秦留陳豨等把守某願統本部兵馬務要復睢水之讎取太公還國丞相決不可造冊恐驚疑人心非細故也張良從屏風轉出見信施禮畢便說適聞元帥之言誠為確論但恐項王勢重范增多謀復有睢水之禍那時反被人恥笑太公等俱不得還我等性命恐亦難保不若今且降楚之為美也信曰先生何昔日以某為可用今乃相鄙如此激之是矣但何與良不以君臣之道明其心而動信以智術欺人豈是道理何不足論良稱有儒者氣象儒者固如是乎韓信視楚軍拉朽之易耳良曰元帥亦不可以為輕敵我看范增用謀如神龍沮勇冠諸將楚王信而用之恐元帥不能禦也信起身言曰我若不斬龍沮擒范增誓必刎此首以為先生溺器也良曰今不造冊恐主上怪責將何以為言蕭何曰某亦何以復命信曰二公不必執一某即同二公赴滎陽見漢王管交二公無事茶罷信起身相囑曰明日願同二公星夜偕往楚使亦當殺之以彰其威何曰不可兩國相爭不斬來人雖殺之無益也信曰然蕭何即將攢造之人盡數打發出丞相府韓信告辭回宅街市居民盡道今日我等得生信于腹掌之上多虧元帥回阻丞相不降楚矣信聞之甚喜次日整點本部人馬同蕭何張良星夜赴滎陽亦智極矣陽來史官有詩曰 關門自重隱深機為恨高皇昔已非違約不來難發詔子房神算遣東歸 卻說韓信人馬到滎陽張良先入城見漢王備說智賺韓信一節今已起兵前來伐楚大王只依臣言如此如此王大喜隨有左右來報蕭何韓信在外伺候來見二人入內王曰不聽韓將軍之諫果有睢水之敗今喜遠來甚慰我心又安撫蕭何曰自襄中相別多得丞相撫治百姓攢運糧儲軍不乏用皆公之績也何曰仰託大王洪福地方鎮靜又喜得關中之地雖有睢水之敗終可復也韓信至前俯伏曰臣蒙大王命鎮守三秦且喜盜賊屏息各郡縣安撫無事一向臣多病退居咸陽未得發兵救援睢水之敗昨因子房到咸陽將關中之地仍還于楚臣聞此不勝驚惶臣仰賴大王威德得復關中未及數月豈可因一敗而遽降于楚使天下諸侯聞之決然恥笑王曰大兵既失太公被虜又聞齊燕數大國皆降于楚楚勢益勝况將軍一人之力恐難為敵君臣俱以外術以此致書項王項王亦曾對漢使曰韓信遇老將章邯尚敢出頭若遇我兵則逃避南山之下眉目不敢舒也隨遣楚使要所得關中戶口子房因往咸陽會蕭何星夜攢造冊籍投獻以我之見似為長策我料將軍前日下三秦之時未遇劫敵若見前日項王睢水大戰立敵漢將六十餘員將軍膽落地矣韓信聞王言面赤大叫曰大王長楚之威風滅信之銳氣信今統本部人馬只一陣要破楚王片甲不歸生擒獻俘于階下王起身曰將軍既要破楚有何妙策願聞金玉韓信近前道數句言語復要破楚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爾無我詐我無爾虞纔是君臣一德漢家光景獨不然

第五十八回

用車戰韓信勝楚

第五十八回

九



卻說韓信向漢王曰臣在咸陽製戰車數百輛預備伐楚昨已差人轉運赴滎陽來臣聞兵家嘗言平坦之地可用車戰山險之地可用步戰攻擊追襲可用馬戰隨地利而作用各有不同臣見滎陽城外三十里遠有地一段甚平坦可用車戰臣所製戰車正當用于今日管交楚兵大敗楚王可擒也王曰車有何用請將軍言其略信曰製車之法取用常車按其衝扼駕以一牛而為方陣四面皆然車上置槍二枝以殺車面後設水器以防火攻士卒前行各置槍盾士卒後行各持弓弩如賊至令卒上車每車載四人皆持弓弩車陣之內數十步相連其車或駕四牛上以重屋以施勁弩戰時擊鼓為號以射之楚兵不能犯乃出騎兵以擊之方可大勝也况一車能當十騎十乘能敵百人用車所以便重勞行則可以載糧止則可以為營衛或以衝陣彼軍必潰或塞險隘彼虜難逃平坦之地故宜用車戰可以制勝也漢王聞信言大喜復召匠人仍照原樣造車二千輛准備伐楚於是韓信出滎陽城外安設營寨召諸將密授奇計各認地方每日操練軍士教習車戰兩月之內作用如法各處逃散軍士漸次歸附蕭何辭漢王告回咸陽發老弱未傅者悉詣滎陽補其隊伍漢兵復集五十餘萬信入城奏漢王曰軍士已訓練齊備倘以楚使至者就以戰書付項王以激其怒使彼自來王曰昨有楚使假傳陵母之言欲王陵歸楚王陵知母大賢又無手字因此不信楚使未起身何不以賂買囑使彼將戰書帶去自投何如信就邀楚使至公館置酒相款因屏去左右信曰我本楚臣心常在楚有一問安表文煩公密切投上楚王我不久亦欲仍歸于楚也遂贈黃金二十兩為路費其人曰我雖奉主命召王陵其實打聽將軍消息若今得將軍表文霸王決喜他日將軍亦不失封爵之貴也臨行信又分付切不可與他人見但只可與楚王開拆汝若負我他日歸楚恐難相見也其人歡喜領受暗藏身邊拜謝回見霸王密將韓信之言奏知卻將所付表文獻上楚王拆書觀看書曰 漢大將軍東征大元帥事韓信上書 西楚霸王麾下昔日信雖歸楚官授執戟

郎後共立懷王百司執事皆北面尊為義帝信非楚臣亦明矣不意大王獨霸西秦恣肆暴橫放弑義帝天下切齒信欲仗劍以誅大逆而報君父之讎但力微勢小恐難為敵乃投告漢王明正其罪昭布天下共伐無道信兵住札咸陽漢王先臨睢水誤入陷穿兵遭屠戮今信統率三軍衣皆縞素試武滎陽為義帝報仇懸頭兩觀之門逼死馬陵之道信之願也王其察之 霸王看罷信書勃然大怒曰勝夫乃敢戲毀朕躬如此若不殺此勝夫誓不回師即傳旨盡起傾國之師赴滎陽與韓信對敵史臣有詩曰 一封書到重瞳怒數萬雄兵指日休霸業無成終作燼只因私忿中奇謀 范增聞知急來諫曰此韓信激陛下動怒彼必伏兵四圍使楚軍入其籠中而擒之也陛下勿動聖怒當徐徐圖之可也霸王曰堪恨勝夫哄誘楚使假作降書意要通朕知道如此欺侮十分可恨朕意已決爾等不可執一擱住范增見霸王去意已決不敢再諫遂起兵赴咸陽來不題卻說韓信書已發付楚使復回城外調撥本部人馬忽見張良陸賈帶領樊噲諸將齊漢王手詔并元帥印到營韓信急接詔開讀詔曰 嘗聞諫者國之司命將得其人則國有攸賴苟非其人卒至敗亡而安危所係非尋常也卿韓信才兼經濟學貫天人屢建奇功真國家之柱石當代之豪傑也前遣鎮守三秦誤用魏豹為帥乃至喪師睢水今已奪豹印罷斥閑居大將之位久虛闕外特茲命卿復掌元帥印統率將士伐楚益竭忠貞勿負委託故茲詔諭 韓信開讀詔命畢與張良等相見將元帥印收訖張良隨辭信復漢王命次日韓信入城謝恩回營調遣諸將伺候楚兵到來卻說霸王留范增守彭城帶領雄兵三十萬離滎陽五十里下寨先使季布鍾離昧領一枝人馬探聽漢兵消息韓信早有人來報楚兵離五十里下寨今差季布鍾離昧先來探聽信曰且未可對敵札營按節次應用毋得錯亂眾將依令前去有季布鍾離昧探聽漢兵不見動靜只得回軍來見霸王曰漢兵沿



城俱列旗幟各有營寨不見一卒往來不知何謂霸王曰此韓信按兵不動待我兵到彼卻舉暗號那時人馬方與我對敵爾等且照各營札住待等對敵之時隨機應變各來救援諸將曰謹遵陛下之命霸王親領一枝人馬帶領桓楚于英項莊虞子期四將左右護從前來與韓信對敵韓信陣勢已預先擺布停當單等敵軍到來項王一馬當先韓信門旗開處與項王相見信曰自與大王咸陽相別又今在此相見臣甲冑在身不能行禮霸王怒曰爾前日以言戲侮朕躬今日相見決個勝負舉槍直取韓信韓信不敢對敵虛掩一槍往東便走霸王曰跨夫既來出戰未經對敵便要逃走務要追襲跨夫立誅此叛賊以雪前日之恨揮動後哨人馬催趨追趕季布鍾離昧急策馬向前言曰韓信不戰而走此必誘軍之計陛下當勒兵且回察其虛實觀其動靜然後遣兵追襲庶不墮彼奸計霸王曰我自會稽起兵以來累經數百餘戰未嘗退後今日見跨夫卻乃勒兵自退使天下諸侯笑我之俱不聽二將之言急催人馬追趕霸王追得緊韓信走得緊霸王追得慢韓信走得慢趕到京索河信過橋舉槍立于橋頭霸王怒怒也過橋諸楚將催人馬尾于後行未二里橋已拆斷水勢大作前面不見韓信後軍來報橋已拆斷水勢甚急後軍一半未得過河霸王知是中計急著前軍且暫住一言未了四面砲聲不絕戰車圍繞將楚將困住箭如飛蝗眾軍士站立不住霸王傳令乘陣勢纔立諸將作急催動人馬攻搶出陣若立定則難動矣諸將奮力向前攻打霸王押後催督人馬一擁前進早有人來報四面戰車合湊圍遶如鐵壁銀山一般攻打不動反被漢兵殺傷死者不可勝數諸將前曰戰車不比人馬尚可冲擊今被四面圍繞如鐵桶相似人馬不敢近前如何攻打得出霸王聽說無可奈何正在危急之際有季布鍾離昧因見霸王追趕韓信諫止不聽卻領本部人馬從京索迤南小溪口僻路遠到霸王前面以防奸計方纔到京索河果見戰車圍困楚兵不能得出有漢將祖德領一枝人馬阻南路不容季布鍾離昧近漢陣二將忿怒舉兵器直取祖德

祖德拍馬舞刀交戰三匹馬戰在一處鬪二十回合被季布一槍刺死于祖德馬下二路夾攻祖德勢不敵矣直趕到營陣邊見四圍俱是戰車密排不得入季布曰若不乘勝追殺入陣楚兵如何得出揮動楚兵捨死近前殺入陣來裏面楚兵見外邊有救兵至助起軍威來吶喊往外攻殺只見車門冲開一處楚兵得空便一擁往外殺出接著季布鍾離昧人馬合兵一處向南且戰且走早被戰車戮傷于英射中桓楚霸王一騎馬冲出方纔得去只見正南柴武鄴商東南傅寬傅弼正東季畢洛甲西南靳歙盧縮止西周勃周昌西北薛歐陳沛正北紀信王陵東北辛奇曹參一十六將圍繞上來霸王同眾將協力抵敵三軍混戰一處漢將中一人落馬乃東北陣上大將辛奇也辛奇止戰之間被霸王一槍刺中遂死于馬下有歎慨于羽射曹參無心戀戰退回本陣霸王乘勢同眾將冲殺出來韓信大兵自東北復又圍繞上來季布曰此處無路回兵不若還從小溪口奔回大營少得甯息再作區處霸王曰說得是急調轉敗殘人馬跟著季布鍾離昧從原來舊路奮力殺出到得小溪口天色漸晚四邊喊聲不絕奔到大寨時楚兵盡被漢兵殺散止留空營霸王曰空營如何把守倘漢兵復又圍遶恐難抵敵不若星夜回彭城再起人馬與漢決戰言未畢漢追兵又到霸王急同眾將曰這跨夫已困楚兵數日尚不知止今卻又來追趕不若協力大殺一陣以雪其恨眾人併力復要迎敵未知如何且聽下回解

總評

韓信用車戰以禦敵者攻敵也其畏楚之心卻在此中矣

第五十九回

許負說魏豹反漢

卻說霸王諸將復要迎敵漢兵鍾離昧止之曰不可韓信變詐百出楚兵新敗已挫銳氣若復迎敵先自畏懼兵法云畏敵者亡况漢兵勢重徒喪兵馬恐無益也須臾忽聞喊聲大作金鼓震天漢兵遍地而來楚兵如何抵當早先奔走霸王猶自立馬橫槍截殺漢兵忽然一箭射來正中霸王掩心鏡霸王喫了一



驚撥轉馬急向東走隨從將士不到數百騎背後漢兵追趕連絡二百餘里霸王一晝夜未曾停止天  
又落雨甚是狼狽忽見大林中早有一枝人馬到來為首一員大將乃蒲將軍也奉亞父將令領兵三萬  
前來接駕馬上大呼曰臣遇大將李軍洛甲各舉兵器來敵蒲將軍三匹馬戰在一處戰二十回兵蒲將  
軍奮怒一刀斬李軍于馬下洛甲便逃走蒲將軍急拈弓取箭一箭射死洛甲乘勢殺散漢兵後陣見楚  
救兵至傳報入中軍韓信曰窮寇迫追兵家所忌我一時見不到處遂至損折二將吾之過也傳令且著  
漢兵暫住卻說蒲將軍見漢兵退後不敢追趕徐徐回轉人馬至夾河趕上霸王屯兵紮營畢請霸王升  
中軍坐定蒲將軍朝見奏曰范亞父因見陛下輕敵韓信恐有不虞隨差臣領三萬人馬從大路急來救  
應幸遇陛下臣仰仗威德殺漢二將漢兵已退亞父臨行再三分付韓信不比尋常須當提備臣以此不  
敢追趕項王曰朕自數年經戰以來幾及百陣未見今日如此之敗幸賴亞父遣汝救援得脫此難不然  
幾不可救矣季主曰請陛下回兵此處恐漢追兵復至我兵勢弱力孤糧餉不及難與為敵也項王起兵  
急回彭城招集陸續敗殘人馬折兵二十萬名范增曰悔不聽亞父之言果有此敗今復如何增曰臣聞  
魏豹逃走平陽終日恐漢王記恨睢水之敗意欲糾合人馬復反漢歸楚陛下若差一舌辨之士用數句  
言語鼓動其心必反漢矣豹背反漢韓信必統兵破魏陛下卻乘虛領大合襲滎陽邦無准備決難支持  
陛下可獲全勝矣王曰此論甚妙差何人說豹反漢有尚書令項伯近前奏曰臣與一相士許負交善此  
人現在平陽與魏豹最好約每有大小事即著許負相看魏豹無不聽從臣寫一封書差人與許負通知  
令彼說豹約平日志向未定若許負一言豹即聽從此計如何增曰若果許負一言魏豹決然反漢項伯  
即時修書差一的當小卒密藏書在身邊前往平陽跟尋許負許負在平陽甚有名一問便知下處小卒  
到許負門首詢問家僮許公在否家僮曰公在中堂閒居小校曰有故人來下書僮傳入公曰著進來小校持

書上見許負拆書見書中言語欲許負用言智賺魏豹反漢歸楚許負沈思項王勢重又兼項伯平日情  
分須當依從當日就往魏豹府前伺候門吏報知魏豹約曰吾久欲許公一相以決其志不意自來甚合  
我意即召入與許負相見禮畢約曰連日要請先生相看近日氣色如何負暗思正中吾計也負曰大王  
未曾用酒方好看氣色約曰自早起獨坐未歸寢宮神思清爽正好先生一看許負請魏豹向明坐定細  
看半晌其閒白氣侵于天倉滯氣雜于中正白氣滯氣雜滿面一日月欠明水土失位滿面通無可取許  
負尋思若是實說上違項王之命下負項伯之情遂將實意隱而不說卻對約曰據大王貴相紅黃滿面  
喜氣重重百日之內大王馬到成功大業立就遷移吉地位當九五不但王爵之尊而已約聽說甚喜曰  
若如先生之言甚當重報許負又曰臣望大王之后宮旺氣尤勝約曰正欲先生后宮一看負曰願往觀  
之魏豹復邀許負至後宮請薄后出中宮許負一見拜伏在地曰娘娘貴不可言他日當母儀天下臣言  
不謬也約暗喜我既大貴而夫人安得不母儀天下者乎遂重賞許負去訖即召大夫周叔計議曰前日  
漢王用我為大將不想兵敗于睢水被漢王痛辱我一場將帥印奪去貶我閑住今卻復拜韓信為帥一  
陣殺項王雄兵二十餘萬終日對諸將百般罵我早晚要來害我豈肯被他陷害正好乘此時反漢歸楚  
大亂一場急趨咸陽建都與楚漢三分天下爾以為何如叔曰不可漢王寬仁大度天下歸心又兼韓信  
用兵如神雖項王強勇尚不能及况大王兵微將寡勢孤力弱恐難與爭鋒不若專意事漢保守平陽不  
失魏地此亦人王之極大王又何他望耶約曰天命有在不拘強弱許負之相決無虛語非爾所知也叔  
曰先論人事次言天理苟輕信相士妄言之說遂乃與兵亡身喪家在此一舉大王幸察之約怒曰吾欲  
舉兵爾敢出此不利之言必與漢有私欲泄我機耶叔曰臣事大王日久今日之言乃忠言也大王不聽  
他日當思臣言也約遂叱退周叔即整點人馬十萬命植長為軍師柏直為大將馮敬為騎將項它為步



將守把平陽關上表復降於楚漢王聞知魏豹反漢笑曰匹夫雖反無能為也當即遣將調兵急宜誅此賊輩以絕後患酈食其曰大王人馬破楚新回尚未休息今復舉動恐甲士疲勞非恤軍之道也臣平日與約有舊願往以正說之如彼不從大王起兵征之未晚也王曰如先生以言能伏魏豹不反乃萬金之力千城之功也酈生遂辭王徑赴平陽見約曰故人遠來欲為漢作說客也酈生曰某來此非為身謀實念故舊之情陳說利害如可從則從如不可從在大王為之何必疑為說客也約曰請先生言之酈生曰心不可兩持事不可反覆兩持者多疑而取敗反覆者輕舉而取辱大王以前日降漢為是則今日事楚為非也若以今日事楚為是則前日降漢為非也顛倒是非反覆不定必致取敗况當今事勢不知者以楚為強而能審察天下之安危者必知楚當亡而漢當興也漢寬而楚暴漢智而楚愚不待辨而自明矣今大王歸漢誠為得計乃復歸于危亡之楚是何顛倒反覆之不定耶以某之鄙見不若罷兵息爭專屬意于漢漢成大業王可永保富貴也約曰漢王慢罵無禮吾實恥之既已動念復難相見也大丈夫當自創立豈可碌碌屈于人下乎使蘇張復生此心不易也酈生知約不可說遂辭回見漢王備言魏豹不欲歸漢漢王問魏之主將誰也食其對曰柏直王曰是人口尚乳臭安能當吾韓信騎將誰也對曰馮歇乃秦將馮無擇之子也王曰是人雖賢不能當吾灌嬰步將誰也對曰項它王曰不能當吾曹參吾無患矣于是命韓信灌嬰曹參領十萬精兵由安邑臨晉趨西魏擊約未知勝負如何下回分解

第六十回 知漢興陵母伏劍

卻說韓信臨行見漢王曰臣伐魏項王聞之決乘虛來攻滎陽諸將之中王陵可屬大事大王當令抵楚兵其人智勇足備庶保無事王曰陵母久拘于楚恐心志未定不可用也信曰陵母最賢素有道教王陵志如金石堅不可動大王當即用之而以陳平為佐如有緩急大王當與子房計議料無憂也王甚喜韓信領兵至蒲坂早見魏兵到來隔河與約相距彼此不得交戰韓信名諸將曰隨時制宜魏約以兵守河不設橋梁舟船一時難以打造命灌嬰督工起造木壘最為方便嬰曰不知如何起造請問其法信曰木壘者縛瓿缶以為筏瓿缶容受二石力可勝一人其瓿間容五寸下以繩勾聯編鎗于其上形要長而方前置筏或板頭或置稍左右置棹可以渡軍械也灌嬰遵依其法命軍中巧手軍士傳令起造不一二日造完信遂命灌嬰引軍一萬陳舟船百十餘隻沿河虛列旗幟若渡河之狀以為疑兵卻密令曹參引精兵二萬從夏陽以木壘渡軍襲安邑以抄其後使約不能接應兩下夾攻約可擒也曹參得令暗趨夏陽灌嬰列兵于岸陳船于河多張旗幟魏約見了果然疑其有伏兵晝夜巡視不防曹參引大兵用木壘從夏陽渡河襲安邑將魏約家屬虜去抄後殺來魏約巡哨軍士急來飛報約聞知大驚方欲回兵曹參襲殺于後韓信追殺于前兩勢夾攻不能救應柏直戰未數合見信人馬攻襲甚急不能抵敵向西逃走馮歇未曾對敵先自引兵退後魏約不能抵當方欲向臨晉逃走卻被曹參灌嬰人馬兩邊圍上來魏約不能得脫被二將生擒縛縛來見韓信信曰主上命汝為元帥統領大兵四十五萬睢水一陣喪師三十餘萬睢水為之不流汝即逃回平陽主上不即加誅止奪帥印罷汝閑居不失王爵之貴汝當感激愈加策勵以圖後效可也卻乃輕聽術士之言遂爾起兵謀反既被擒拿本當誅戮汝為一國王爵恐主上寬恩或免汝一死且著軍士囚車監押聽候信不殺約也一面入平陽城安撫百姓權著周叔管理國事不題卻說霸王打聽韓信征魏約知滎陽空虛急召范增曰魏約已反信果然領兵去征魏約不出亞父高見朕今乘虛取滎陽擒劉邦亞父以為何如增曰此時正好出師但陛下相時而動不可輕敵恐韓信有遺計不可不防也龍沮曰亞父何怯之甚也增曰好謀而成豈可不深慮也于是霸王傳旨整點大兵往滎陽來



先差驍勇李奉先領兵三千探聽消息漢王與張良陳平止計議提防楚兵有小卒來報霸王領大隊人馬殺奔滎陽而來先差驍將李奉先領兵探聽漢王聞說大驚楚兵勢重如何迎敵張良曰韓信前曾言楚兵若來當以王陵為將陳平輔之楚可破也何不召王陵計議王即召陵曰霸王親統大兵前來爾敢領兵與楚迎敵否陵曰霸王勢重難與力敵以臣愚見且偃旗息鼓深溝高壘未可出戰待彼志既懈臣用一計楚可破也王曰計將安在陵附耳道數句言語王大喜曰將軍果有此胆略吾無憂矣即命王陵為將陳平為軍師王陵分付三軍各偃旗息鼓四門嚴閉不擊刁斗不設一軍有楚將李奉先前來探聽見是如此心下疑惑不敢近城差人回報霸王滎陽四門緊閉不見一個軍士不知何意左右曰此必漢王聞陛下到來或搬移臨近郡縣屯住人馬留此空城以待陛下或是韓信征魏未回內無強兵以此不敢出戰虛作此聲勢以為疑兵使陛下不敢遽然攻打也霸王曰人馬初到且安下大營待明日探看動靜再作處置隨即安下營寨人馬遠來疲乏各人卸甲休息卻說王陵選精銳軍五千頭裹赤幘各帶鮮明器械準備鞍馬緊束人各銜枚又選五百炮手各帶大炮隨後臨時聽令施行四門多設柴草待人馬殺到楚營聞砲聲響急點起火來以防楚兵攻城又差夏侯嬰隨後領大兵三萬接應卻說王陵將及黃昏時候先差精細小卒十數人裝作楚兵潛在楚營邊探聽楚兵消息有無防備好作區處起更時只見小卒來報楚軍按營俱已休息並無防備王陵領五千赤幘軍士開了城門風擁而來楚兵正睡熟王陵暗傳令放砲只五百砲手四邊放起來五千入馬殺入楚營如十萬甲兵從天而降楚兵又無准備急纔驚起眼尚朦朧如何對敵反自相踐踏卻被王陵左冲右突如入無人之境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河霸王急起披掛上馬四面觀看見一大將挺槍往來領兵冲殺霸王大喝一聲舉槍直取來將來將舉槍交還戰二十回合其人敗走領五千兵冲殺出營已將近五鼓霸王問軍士此是何人有小卒曰此漢將王

陵也霸王暗思此人槍法與眾不同今日不除後必為患急拍馬正欲追趕李布鍾離昧龍沮俱列馬頭前止之曰不可漢兵得勝一路俱有準備城上火起城下人馬如鐵桶相似此必韓信之遺計也陛下且點閱傷殘人馬急將陵母取來以劍伏身監在營中此法只是使人與王陵說知王陵為人最孝聞此決來歸降王陵若降滎陽可破也霸王曰然即差人星夜赴彭城取陵母赴軍前來不題卻說王陵領赤幘軍回營計點兵傷折一百多人大殺楚兵并自相踐踏共三萬餘人回見漢王王曰將軍一夜殺楚兵三萬以霸王之勇尚退三十餘里將軍之名威振關中矣陵曰知楚兵遠來困乏因此乘其無備殺此一陣霸王尚屯兵于此不久仍來攻城不可不急為計處也張良陳平曰韓信征魏聞有捷音料將回兵不若且嚴守滎陽以待韓信兵到再為區處王曰善遂令三軍預備砲石成確四門嚴守一連十數日楚漢並不交戰只見城下忽有巡哨小卒來報有楚使欲請王將軍相見王陵聞說急上馬見楚使曰將軍老母見今取在楚營欲見將軍一面若將軍進去霸王即壞老母使將軍為不孝之子萬代罵名不朽也王陵聽說放聲大哭淚如雨下急來告漢王曰臣母今年七十有餘臣生不能孝養一日反遭此縲紲之苦力也張良曰將軍誤矣前日將軍殺楚兵數萬今止聽楚使一言即趨入虎穴自蹈死地此匹夫之見也又未審老母果在楚營否豈可遽然往見須令差一人親見老母看有甚言語討封手字果然欲將軍往見那時將軍見之未晚也豈不容存亡而往見耶王陵聽說即哀告漢王王即差謀士叔孫通前到楚營朝見霸王王曰至陵居住沛縣不歸降于我反隨劉邦為惡今已將陵母拘繫于此若早歸降使子母相見完聚若仍復抗違即斬陵母使王陵為萬代罪人也叔孫通曰願請陵母一見霸王命左右將陵母押過來與叔孫通相見只見陵母以劍伏身搔首而跪叔孫通心甚不忍陵母曰公見何人也叔孫通曰某



乃漢使叔孫通也母曰公來何為通曰老母之子王陵聞母受苦即欲降楚來見惟恐不的漢王特差我來求老母手筆數字方著王陵降楚以事奉老母母曰是何言歟漢王寬仁大度長者吾子事之得其主矣豈可因妾而懷二心望公傳與王陵善事漢王早建奇功為漢代名臣妾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言罷遂伏劍自殺叔孫通急欲救之陵母殺已落地滿營中莫不讚歎史官有詩曰 楚廷羈母身輕子志無移母志成一點真魂隨劍隕萬年公議死猶生史臣班固曰嬰母知廢陵母知興二女尚知興廢范增惟欲殺沛公范增何其不智之甚乎 且設陵母伏劍而死霸王聞知大怒曰老媪何其太愚如此當碎其屍以號令三軍季布等拜伏奏曰不可陵母雖死當存其屍歸葬沛縣使王陵身雖在漢而此心終有思歸之念蓋父母墳墓乃水木本源也他日或命一能言之士陳說根本王陵素有孝名聞言動心必降楚也若今號令軍前愈傷其心無復有降楚之意霸王從其言即差人收拾陵母屍首歸葬沛縣隨名叔孫通曰汝可回榮陽說與漢王并王陵快早歸降倘打破城死無葬地也叔孫通近霸王前道一言就使楚兵倒戈榮陽解圍不知說甚言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陵母之死亦范增造孽也不能致君而助之為虐雖裂其身亦何足惜

第六十一回

韓信斬夏悅張全

卻說叔孫通奏霸王曰臣雖居漢每被漢王慢罵受辱不過情願欲歸事陛下昨因說王陵降楚以此名託為漢使實欲歸降陛下也王陵為人最孝臣入城陳說母屍未葬陵必歸葬其母就同歸楚也項王曰今漢王兵有多少將有幾人久困不降者何也通曰漢兵在城者尚有二十餘萬漢將有六七百人昨開倉救糧食亦足遷延不出戰者因聞韓信已破魏豹意欲調轉人馬赴彭城乘勢劫奪太公呂后還漢取代州破燕齊使陛下進無所往退無所歸因此只待韓信大兵到來欲裏應外合兩勢夾攻以圖必勝陛下

下不可不預為提備項王曰爾入城幾時同王陵出降通曰但得便即趨出矣陛下當即差人防守彭城遂辭項王入榮陽見漢王備將陵母之言細說一遍王陵聽罷大叫一聲哭倒在地諸將即救醒陵曰吾與楚誓不共戴天日叔孫通將歸葬一節隱而不告欲使王陵死心事漢也孫通之言張良陳平曰叔孫通既以言釣項王項王必以韓信決赴彭城不日即離榮陽矣但恐在外等候王陵出降又生他變當以榮陽獄中有死囚斬首假傳說漢使叔孫通私交通西楚欲說王陵歸降今被識破斬首示眾漢王曰其計甚妙即查獄中重囚當即斬首懸于城上傳示城下早有人報知項王項王曰計又不成城久不下倘韓信果然乘機襲取彭城勢難救應朕進無所往退無所歸誠如叔孫通之言龍沮曰既陛下要回兵須徐徐緩行不可太急以防漢兵追襲一晝夜楚兵退盡城上巡哨軍探知來報漢王曰楚兵已退盡矣王曰當遣將追趕張良曰不可楚兵退緩必有大將斷後若我兵追趕反中其計不若進為之勢可也遂遣大將周勃周昌領一枝人馬離城五十里下寨一日楚兵退回彭城范增接見備問榮陽消息項王將叔孫通欲降一節說與范增增曰叔孫通乃漢之謀士從劉邦日久豈有歸降之意此必因陛下困榮陽甚急韓信大兵未回內實空虚以此設計使楚兵解圍故假斬叔孫通以惑軍心不意陛下果退兵實中其計也范增謀無得就奈何奈何項王始悟大怒曰匹夫乃敢戲吾如此今再起兵復取榮陽如何增曰若復去倘韓信回內外夾攻又非長策不若暫且休兵打聽韓信果遠去再取榮陽未晚也項王從其言暫屯兵差人打聽不題卻說韓信擒魏豹兵回榮陽見漢王王曰將軍已伐魏今復何往信曰代州夏悅張同不賓服且此去取代州順路伐趙破燕下齊兵勢稍振即破楚以成一統之業王大喜隨將魏豹並家小押見漢王王見豹妻薄氏管氏有國色甚悅之遂留後宮押豹近前王曰爾領兵四十五萬睢水一陣被爾折兵三十餘萬賴上天護祐得脫虎口不然吾君臣豈有今日吾念爾一國王爵姑免爾死復命爾守平陽當感我厚



恩益加策勵乃敢遽起異心希圖僥倖今被擒來有何理說豹曰願乞一死有豹母年近八十哀告曰魏豹無知誤犯狂悖法當誅戮以正國法但妾止生此子為西魏後裔望大王留一命以奉祀先王乃大王盛德也以母教子以義方魏母愛子以姑息其賢愚固不同漢王聞母言歎曰豹為男子反不如老母之賢遂看豹母之面說豹之罪削去兵馬為庶人發榮陽安置仍遣使傳命與周叔領平陽暫管郡事韓信整點人馬趨代州漢王仍以王陵為將差人傳命與相國蕭何奉太子守關中昭布法令約束軍民立宗廟社稷事有不及奏者輒以便宜施行待積有條件類總上聞蕭何領王命夙夜孜孜惟恐不及總計關中戶口調轉漕運以給軍餉是以漢兵西征未嘗乏絕皆何之力也 史臣曰漢王當國兵新敗人心渙散之時首立宗廟社稷不忘祀典深合大易萃渙之義有三代遺風此漢之所以興也豈若劉悍禍賊徒知以斬殺屠戮為事者可同日語哉 不說漢王駐兵榮陽且說韓信人馬到代州離城三十里下寨夏悅張全正議事聞有人來報韓信人馬已到代州離城三十里下寨悅曰韓信以得勝之兵乘銳而來志驕意惰吾兵以逸待勞正當急出使彼不能預備決獲全勝全曰此論甚妙且說韓信安營畢召諸將曰夏悅張全素知用兵料我遠來決乘其敵而急攻之使吾不作預備易得取勝爾等當以智取不惜辛苦庶夏悅可擒也料敵諸將曰願聞將令信曰曹參引一軍如此誘戰灌嬰盧縮各引一軍如此截殺樊噲曾次引一軍如此埋伏諸將各依令而去韓信後領精兵五百繞平山小路抄到白石口住札卻說夏悅領兵一萬徑殺奔韓信大寨來日已過午排開陣勢呼韓信答話漢陣上曹參出馬旗上大書漢將曹參夏悅見漢陣上旗幟欠整隊伍交錯大笑曰人言韓信善能用兵觀如此行師何足懼哉便問跨夫如何不來受死遣汝無名小將欲先試刀耳參大怒舉刀直取夏悅悅就舉刀交還戰未十合曹參詐敗悅驅兵大進迤邐追趕參且走約退二十里止追殺之閒忽喊聲大起左有灌嬰右有盧縮兩路兵殺出截斷歸路曹參卻引兵殺回三路夾攻

夏悅兵大敗日將落山見四邊火砲火把齊起悅見平山小路無人防守急領百十騎望平山而逃纔行一里遠背後三路兵殺來正在奔走之間前面喊聲大振一彪軍攔住為首大將乃武陽侯樊噲也悅見了大驚無處逃命見山傍微露天光想有出路急奔入乃山谷也噲兵亦隨悅追入谷口兩邊俱是夾石黃貫而進悅見難行遂棄馬步走爬山越嶺而逃忽然山谷中一聲砲響乃是韓信伏兵於此把夏悅即擒了同押回大寨鼓已三更矣只見城中張全見夏悅身入重地不見回軍到來急點起火把領兵五千殺出城來救應有代州敗殘軍逃回者盡說夏將軍被漢兵殺入山谷中不知存亡我等被三路人馬殺得七斷八截止逃得我數十人回來將軍不必前去恐伏兵一起夜深如何防備張全聽說急領兵入城嚴加防守韓信回到大營升帳坐定兩邊掌起燈燭陳列刀槍劍戟十分威儀小校押夏悅過來信曰漢王盛德威名播於海內汝等如何久不賓服遠勞王師立擒軍前爾須委心歸附勿再抗違悅曰吾意本欲圖王今既不成有死而已決不歸降信怒曰夜深誅戮難以號令三軍且牢固監押待明日捉了張全一並斬首示眾次日韓信領兵至城下張全只是嚴加防守堅閉不出信將夏悅提至城下傳至城上急早歸降張全上城見夏悅綁縛囚於陷車大哭而言曰不忍見公如此被虜使我心如碎悅大叫曰甯效死固守不可以我一人遽爾歸降辱夫韓信聞說大怒即將夏悅陷車內取出斬首於城下張全見夏悅斬首大叫一聲自城上一躍而下遂墜城而死城中副將王存謀士單忠計議曰內無強兵外無救應雖固守無益也遂大開城門歸降韓信進城安撫百姓畢就令王存守代州差人赴陽報捷計點新降西魏代州二處人馬總漢兵三十萬前來取趙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夏張雖知兵法以信取之如反掌耳

第六十二回

背水陣韓信破趙

第六十二回



大漢丁酉三年冬十月韓信取代州安撫百姓畢次日會漢王遂分領精兵十萬前來擊趙先屯兵於井陘口外與張耳等計議曰趙有謀士廣武君李左車多奇計我兵未可輕進須差人探聽看趙王作何方略倘或深入重地而趙乃阻吾糧道我兵決受圍困而進退兩難之地為兵家所甚忌也張耳曰陳餘雖善用兵而無通變之才李左車為人多詐料左車雖有奇計不能用也信曰不然成敗利鈍不可逆觀探聽虛實方好進止成敗不可逆觀急差心腹精細小校數個假作商賈入城打聽成安君李左車如何迎敵務得的確回報各賞錢鈔酒食裝作商人潛入趙城就在成安君臨近住居用錢與門吏相通終日飲酒熟識往來情厚以此成安君凡一切與趙王計議大小事情門吏詢問隨從人得知詳細遂因便告知小校盡知趙王來歷不敢遽回先著一二小校回報仍再加打聽個個與門吏所言一般已得的實不題卻說趙王一日與成安君陳餘正議事間韓信引兵前來急整點趙兵二十萬屯於井陘請李左車畫計左車因說陳餘曰某聞韓信涉西河虜魏王擒夏悅殺血關與今又輔以張耳乘勝遠鬪其鋒不可當嘗聞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料彼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欲前不得鬪欲退不得還吾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麾下願君急用臣計必獲全勝否則必為二子所擒矣成安君曰此詐謀也吾嘗稱為義兵不用詐謀奇計又聞兵法云十則圍之倍則戰之今韓信以疲散之卒雖號稱數十萬其實不過數千况又千里遠來亦極疲勞我兵操練日久藏鋒養銳正當急擊勿失可也若避而不與之戰倘他日有遇勅敵則何以禦之諸侯謂吾懼弱輕我伐我非長策也遂不聽左車之計左車之言不用且說韓信差來小校知此消息至晚急出井陘回報韓信聞知大喜遂賞勞小校訖乃敢引兵入井陘狹道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正值夜半傳令進發選輕騎二千人持一赤幟從傍

道小路潛入軍山遙望陳餘營寨以觀動靜因密誡曰我大兵與趙兵對敵我詐敗趙軍見我敗走決空壁追趕汝等疾入趙壁蓋拔趙幟立漢赤幟堅壁拒守不必與戰而彼自亂也諸將聽令去訖於是信早起會張耳曹參樊噲諸將曰今日即破趙且不必會食暫令三軍傳食小飯待須臾破趙後會食也誠此語也諸將皆莫敢信佯應曰諾信即使萬人先行出背水為陣趙軍望見信兵背水皆大笑及旦信建大將旗鼓行出井陘口趙遂開壁與信大戰良久信與張耳諸將佯棄旗鼓走水上趙軍果空壁出爭取漢旗鼓追趕信耳韓信已入水上卻有曹參樊噲斬欽周勃等諸將率領三軍莫不死戰無不以一當十趙軍遂不敢近急退回大寨有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在旗山遙望趙軍空壁追趕持漢旗鼓疾馳入趙壁盡拔趙旗立漢赤幟趙軍回大寨見趙壁皆漢赤幟知漢兵已破趙矣遂大亂四散潰奔陳餘雖殺數人亦不能禁止於是漢諸將圍遠夾攻成安君死戰不得出被灌嬰一刀斬於馬下大兵殺入趙城擒趙王歇遂平趙地是時諸將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我等反背水陣以勝者何也信曰此在兵法諸君不察耳兵法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封伯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予之生地遇敵皆走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信之高論是時信傳令有能生得廣武君者賞千金於是眾軍聞信令遍訪李左車一日得獲綁縛解至麾下信見縛左車至大喜重賞軍士急下帳親釋左車之縛東鄉而坐西鄉師事之因問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若何而有功左車曰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信曰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居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但用與不用聽與不聽耳向使成安君聽子之計僕亦遭擒矣惟不聽子之計是信得以取趙也信之言亦因再三懇求曰僕實委心請計願子勿辭左車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願恐臣計未必足用願效愚忠為將軍言之且將軍虜魏豹擒夏悅以成安君有百戰百



勝之計一旦而夫之軍敗高邑身死派上一舉而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眾將軍名聞海內威振天下農夫莫敢耕釋耒榆衣甘食傾耳以待命者將軍之所長也然眾勞卒疲其實難用舉倦敵之兵領之燕堅城之下相持日久力不能拔勢屈糧竭弱燕不服齊竟自強又先劉項之權未有所分此將軍之短也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今將軍若以兵擊燕恐難取勝也信曰以先生之言必何如而後可左車曰方今為將軍計莫如按甲休兵鎮趙撫孤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享士大夫三軍又得飽食北向於燕使彼終日恐怖然後遣一舌辨之士奉咫尺之書陳其利害以彰將軍之所長燕一聞之不敢不聽從燕既聽從使宣言者東告於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不知其為齊計矣如此則天下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其此之謂乎信必信信曰謹如先生之言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也即作書差隨何為使前往說燕韓信屯兵於趙城不動隨何持書來到燕國卻說燕王聞韓信破趙斬成安君於泜水兵勢大振燕中百姓一日十數驚燕王亦甚恐怖召謀士蒯通議事文通曰韓信兵勢雖大振而屢經戰陣三軍疲勞定暫屯兵於趙城且不舉動目下差人下書欲大王歸降大王且未可遽然輕許容臣到彼看事勢如何可說則說可降則降臣自有斟酌也言未畢果有左右來報韓信差隨何下書燕王召隨何相見何持書上呈燕王折書觀看曰漢大將軍韓信書奉燕王麾下信聞天命靡常惟歸有德秦惟無道滅絕墳典殘虐百姓繼以項氏益肆暴酷放弑義帝惡貫於天海內震號神人共憤漢王倡為義舉兵皆縞素席捲三秦立降二魏虜約誅破趙斬餘非兵之強也德之召也所向風靡罔不順服獨燕未附甯知命之所歸乎方今兵屯趙城遣書北指若能倒戈納款憫恤民命不失王封分茅百世趙鑒不遠王其思之燕王看書畢因問隨何曰漢王兵敗睢水寄足滎陽王業未定何言天命之可歸乎何曰大王所見快矣不觀大敗不見真命之符不量時宜實為井底之智然吾漢王雖敗睢水而大風解圍白

光引路使非上天默祐何以脫此難乎此見聖王有百靈之助也隨何而滎陽駐兵以當四面使非睿智神武何以制服天下乎此見聖王有文武之勇也漢以韓信善能用兵子房善能用智蕭何轉運糧餉帶甲百萬名將雲從大勢已定不待智者辨論而可知也然西楚雖強沐猴非人獨夫招怨遠不過一年近不過數月豈能久乎大王不度時勢不審成敗而謂漢王王業未定不亦悞乎况今趙已滅矣唇亡齒寒剝牀以膚大王獨不冰兢之乎燕王聞隨何之言深加嘆賞遂召文通附耳曰隨何之言深為有理爾若見信當斟酌可否不必多費煩舌也文通曰臣若到彼觀其動靜自有處決料不辱君之命也燕王款待隨何即令文通往趙國來不知如何說信下回便見

總評 背水陣雖載兵法未有行者行自韓信更覺奇妙不測

第六十三回 行反間范增遭貶

卻說蒯通辭燕王至趙令人報知韓信信聞蒯通至甚喜曰蒯通來燕必下矣遂令門吏請入相見蒯通見韓信禮節從容言語溫雅謀士在左武將列右營伍嚴整甲士精壯方欲開口信曰大夫此來欲信罷兵息爭以為說客蓋燕果納款投降信自按兵不動免使生靈塗炭也若憑大夫數言使我罷兵息爭而燕猶為楚藩屏則六國之中燕為獨強視我為甚怯矣我將舉兵於易水之前試武於燕臺之上雖樂毅復生荆軻不死信何懼哉言畢即召左右請大夫驛中安歇容吾伐燕破齊後再與大夫相見也眾人不容蒯通說話即邀入驛中陳設帷帳各樣器用之物一色齊備蒯通本欲下說詞倒被軟監於此快快不樂驛門緊閉不令人往來打水取米皆自墻缺中傳入如此數日忽一日門人來報廣武君李左車來相訪蒯通正愁悶間聽左車相訪急開門請入相見蒯通至則蒯通見左車大哭曰不意公一旦以趙屬漢陳餘斬首趙王被擒喪位失國甚可哀也左車正色而言曰大夫差矣順天者昌逆天者亡漢王為義帝發



喪天下之義主也德愛及於百姓威令行於諸侯又兼韓信用兵如神所向無敵知天命者即當倒戈而降乃為明達若苟規規於一偏之見而專意於暴楚乃是助紂為惡而飛廉費仲之所為也不亦得罪於天下乎我每與趙王陳說利害不聽吾言遂至喪身失國此逆天者亡也言之切當且大夫為燕名士須先觀時勢細察興亡大夫自以為漢王與項王孰為真命通曰漢王芒碭斬蛇已符真瑞天下知漢為真命無疑也難辨又曰大夫以韓信良平與楚諸將孰優通曰韓信良平為優非楚諸將所能及也左車曰觀大夫之言則漢當興楚當亡可知矣今何逆有道之漢而從將亡之楚知天命者果如是乎通沈思半晌曰公言甚有理我來趙本欲說韓將軍罷兵息爭不意反被二公說我也願與公同見韓將軍以講兩國之好吾亦從帳下以圖攀龍附鳳也左車大喜即同趨見韓信曰大夫蒙元帥不以為敵國之使而厚禮相待深感盛德願歸告燕王即開城投降彼亦附名麾下為元帥驅使也信大喜即遣曹參樊噲領兵一萬同蒯通先赴燕安營畢大兵隨後即到卻說燕王不見蒯通回來正憂疑之間忽有人來報曰蒯通至矣通入見燕王備道漢王之賢又兼韓信善能用兵楚終滅亡不若屬意於漢無為蒼生苦也燕王曰吾前日降漢之心已決但欲大夫往觀動靜耳今既真知其可降當請二將入城相見蒯通遂請曹參樊噲領人馬進城安營畢即與燕王相見燕王命設宴款待二將傳命預備輕騎數百名次日同二將來趨見韓信信曰某正欲統大兵由燕下齊以定北地乃勞賢王遠來燕王曰久慕將軍威德又况漢王寬仁長者心欲降附久矣信所至大有可觀今蒙傳檄即趨麾下惟望轉達漢王早賜收錄信大喜即命燕王寫降表同漢使飛報榮陽一邊傳令起兵伐齊不題卻說范增鍾離昧奏霸王曰韓信虜魏豹斬夏悅破趙取燕所向無敵而漢王坐守榮陽以收全功陛下若不急為進兵恐枝蔓愈盛益難除矣王曰連日聞報正欲起兵卿等所奏實合朕意即傳旨起兵十萬赴榮陽來早有漢細作聞此消息星夜報知漢王王急召良平

諸謀士計議曰霸王乘韓信大兵已出復來攻榮陽王陵思母染病未愈英布新回九江諸將多隨韓信征進城內空虛為之奈何陳平曰項王骨骸之臣亞父鍾離昧龍沮周殷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捐數萬金行反間以離間其君臣使各疑其心則讒言易入畫計雖善項王亦不聽也且楚兵之趨榮陽項王本無此心皆范增鍾離昧之言耳使無此數人項王豈能用其勇哉况項王為人疑忌信讒必自誅戮漢因舉兵而攻之楚必破矣王與黃金四萬斤不問出入陳平多行反間言昧等功多不得裂土為王欲與漢連和同力滅楚以分其地項王果疑昧等遂不與議事及大兵至榮陽屯下營寨次日項王領人馬四面將榮陽圍困一連三日城中不見動靜霸王曰三軍急備火箭四門攻打料是城中空虛不敢出戰眾軍士依命四門攻打城上灰瓶石子如雨點下來眾軍士不能近城又一連五七日彼此兩家相拒霸王甚是焦燥卻說城中張良等眾謀士曰霸王攻城甚急正好遣使詐降霸王決遣使來講和卻用陳平之計使君臣相疑則計行矣漢王曰倘楚不准和則如之何良曰項王性躁而不耐氣剛而無斷連日攻城不下心正暴躁若漢使一至冲然依從漢王即遣隨何為使先著人上城答話開東門放隨何出城隨何到楚營見霸王且說漢王原同陛下會約伐秦結為兄弟後封褒中因見路險思欲東歸本無圖王之志今幸得關中此心已足願割榮陽以西為漢界榮陽以東為楚界收回韓信之兵各守封疆以圖休養士馬共保富貴惟陛下察之隨何才霸王聞隨何之言尋思吾雖建都彭城地方狹小近又諸侯反叛漢已得七八矣不若依他講和且得休養安靜日後再作區畫遂召范增等計議增曰不可此因攻城急迫暫來講和實非本心陛下只可多設火砲增添人馬星夜攻打城破之後玉石俱焚雖有韓信重兵終獨立難成大事此為長策豈可聽隨何一面之辭而失此機會乎霸王聞增言猶豫不決召隨何近前曰爾且回去待朕再作商議隨何曰陛下當自聖裁左右之言恐有私弊且目下韓信大兵將到又約會各路



諸侯指日俱來救應內外夾攻陛下屯兵日久恐師老糧盡那時欲退反致諸侯恥笑欲與講和漢王不肯依命陛下悔亦晚矣臣雖在漢舊實楚臣今日之言吐露心腹陛下斧鉞在前豈敢欺誑惟陛下思之無被衆人惑之也霸王聞何言大喜爾言亦有理汝先行朕即遣使講和隨何辭霸王進城來見漢王備說范增勸霸王攻城被臣一片言語說動霸王早晚有人來講和料陳平之計正當用於今日也王即召平問曰楚使早晚來見爾用何計以間之平附耳曰如此如此王大喜曰此計若行范增休矣於是陳平密令左右各照次安排圈套伺候楚使卻說霸王不聽范增之言即召虞子期曰汝可到漢王處說知限三日內著漢王出城親與我相見講話汝就打聽漢營虛實動靜如何自言太子期依命進城聞漢王夜飲大醉未起虞子期暫到館驛安歇先差一伶俐小卒進漢營打聽漢王起來未曾從人依命入漢營只見張良陳平等迎出即邀請到一煖閣陳設飲饌細食美酒相款便問亞父近日起居如何差公來有何話說其人曰我非亞父使也乃楚使也良平佯驚曰吾以為亞父使乃項王使也即著小卒邀出另到一小館備粗食村醪相待張良陳平等遂轉出不見從人又打聽漢王方起遂回見子期備說詳細子期甚疑之即整衣來見漢王王方起未梳洗又著隨何邀子期到一密室款坐待王梳洗畢相見子期入密室少坐只見室中文卷滿案兩邊帷帳器皿其齊備左右人亦不敢擅入弄楚隨何相陪茶罷起身曰待某看漢王梳洗畢請相見隨何出久未回子期轉身信步到文案邊見許多文書內有一書首尾不寫姓名但云項王彭城失守提兵遠來人心不歸天下離叛大兵不過二十萬勢漸孤弱大王切不可出降當急喚韓信回滎陽老臣與鍾離昧等為內應指日破楚必矣黃金不敢拜領破楚之後願裂土封於故國子孫綿延百世臣之願也名不敢具子期大驚暗思此必增之書也近有人言亞父與漢有私我尚不信今觀此動靜情真意確遂將書藏於袖中壁間已有人暗窺報知良平須臾隨何至邀請子期與漢王相見

王曰吾與項王初受懷王約先入關者王之我先入關當王於關中今既得關中矣初心已遂不願與項王終年苦戰以傷民命情願兩分關之西為漢關之東為楚二家各守疆土永罷征戰煩足下見霸王再三拜復此意子期曰我楚王已依尊命只要與大王相見一面親自講和亦無別意王曰既有此意足下且回容吾商議定即出城與項王相見虞子期辭漢王回楚營細將從人相見一節次後入密室又窺得私書探聽明白的實不敢隱諱乞陛下詳察霸王聽子期之言將書看罷大怒曰老匹夫乃敢賣朕如此當細加推問務得實情決不輕貸范增聞知大哭拜伏於地曰臣事陛下數年肝膽傾倒豈敢有私此漢行反間之計使我君臣不和陰相傷害陛下不可聽也項王曰虞子期乃心腹之親已打聽的實豈有虛說之理增見項王持疑不決知其終不足以成大事增乃大言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乃自為之乞念增奉事陛下數年屢有勤勞願將功抵罪請得骸骨歸鄉陛下天地之恩也霸王亦思范增建奇績事楚日久不忍加誅遂令人送增還鄉增歎曰吾本盡心向楚而王乃疑我有私非我之屈乃楚之不幸也一路營營不樂行至彭城遂發背疽不起急差人往卧牛山請增師楊真人看疾差人具厚幣見真人真人曰范增請我下山亦曾分付爾平生好密謀奇計當擇主而事今卻扶假滅真殘害百姓見機未早只待如此狼狽以致重病纏身尚望我垂救此亦天理昭報非假人為也我若救爾是逆天也不納幣帛將差人叱退下山差人回見范增增聞說遂倒于地上氣絕而死時大漢四年夏四月日范增亡年七十一前後史臣有詩曰 四萬黃金入楚營君臣猶自議攻城聞言未必能顛倒天命歸劉畫計成 亞父彭城血淚流可憐王業屬炎劉經年奇計成何濟枉使捐軀付一丘 真假難分豈丈夫鴻門徒自設狂謀龍成五色知天意空隱軍帷卻似愚 巢人七十謾多奇為漢驅兵了不知誰說智謀稱亞父直須推讓外黃兒 東坡曰增不去項利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愚按增特戰國奇謀之士豈足以當人傑之名夫所



謂人傑者識天時辨真假知彼知此而謂之人傑若增日為楚臣而不知項羽為何如人夫豈為人傑也哉 范增已死送去人回報霸王甚傷悼差人赴彭城以禮厚葬漢王聞增死大喜曰除吾心腹一大患矣重賞陳平仍把守四門遂不題講和一節霸王暗思范亞父原無私意此必是漢張良陳平設反間誤害忠良傷吾一股肱也觀增臨死之言可見其心矣急召鍾離昧撫之曰卿當安心勿生他意昧曰臣事陛下數年雖無不能而一點赤心金石不易也亞父忠以為國豈有他志向日虞子期所得私書乃假設之辭陛下當詳察之勿為斯人所惑也霸王遂立項伯為軍師一應大小國務皆伯管理因勸霸王攻城霸王催趕軍士四面攻打甚急不知榮陽如何解救下回便見

總評 不意范老有此明師真人有此愚徒

第六十四回 出榮陽紀信誑楚

卻說霸王攻打榮陽甚急漢王即召羣臣計議曰霸王攻打榮陽甚急韓信大兵未回隣近諸侯又非項王之對手爾等有何良策張良曰項王因范增死心上急躁如何肯罷休况近日彭城軍糧又到似有久困之意此城若久困或有人獻計將榮河之水絕上流而下冲灌而來城必破矣如之奈何陳平曰臣有一計大王決可脫此重圍但恐無此忠臣為大王赴難者周勃等諸將皆曰先生何為出此言耶我等隨大王日久雖鼎鑊在側白刃臨頸亦何懼哉平笑曰非為此難也蓋有深意非諸君所知也王曰計將安在平附王耳曰如此如此王曰此計甚妙就著張良施行王云此計甚妙後面大業未定凡句可見都是詐偽諸將皆退張良歸驛舍分付左右置酒邀請諸將赴席諸將聞良請俱到驛舍良出迎禮畢各分賓主坐定良於中堂懸畫一軸上畫著前面車內坐一人後有甲兵數十騎追趕甚急樹林邊藏一人眾將見了不解其意便問良曰先生懸此畫何意良曰昔齊景公與晉戰齊景公大敗眾軍盡皆逃走止景公坐於車中有田父御車後

追兵甚急景公無可奈何田父曰事急矣大王當藏於林中將王衣服與臣更換臣坐王車王可脫難王曰吾雖逃難爾必遭擒吾不忍也父曰食人之食當死人之事留臣一人不過大林增一葉耳若存大王實為百姓之主使天下受福豈小補之哉景公依田父之言遂將衣服更換逃難而去獨田父坐於景公車中二百兵追至見車中田父以為景公遂擒獲見晉獻子晉獻子知非景公欲殺之田父曰臣代景公而被殺誠不足惜但恐殺臣一人而後來臣代君者懼其見殺而不肯効力也獻子深義田父之言而嘆曰臣不避難而君得免於死臣之忠也若殺之不祥宜赦其罪以成其節田父遂得免而還此圖乃田父代景公免難而景公卒成霸業難得青史留名至今不朽今漢王被困無人效田父之所為良因懸此畫為諸君一見也諸將聞張良之言皆奮然起身曰父有難子當代之君有難臣當代之我等願代王死而出榮陽之難良曰諸君雖各有忠心皆不似主上儀容惟紀將軍與主上相似可以誑楚紀信曰此某之至願也雖冒湯赴火亦不敢避張良陳平大喜次日張良引紀信見漢王密奏紀信欲代大王詐降漢王曰不可劉邦大業未定臣尚未沾勺水之恩今著紀將軍代有赴難我却乘便而逃此時光景真損人利己仁者不為吾不忍也信曰事已急矣紀信若退避或城破之日玉石俱焚臣那時雖死亦無益於王矣今若代王之難王得出此重圍臣留美名如泰山今日輕性命如鴻毛耳王不可以臣為念也漢王尚猶豫不決紀信遂拔劍而言曰王若不依臣言臣即自刎而死以示無留難也王即下階抱紀信而哭之曰將軍之心可謂忠誠貫日千載不泯也生氣凛然因問曰將軍有父母乎曰有母王曰即邦之母也吾事之又問曰將軍有妻子乎曰有妻王曰即邦之嫂也吾養之又問曰將軍有子女乎信曰止有一子尚幼王曰即邦之子也吾撫育之三者皆所以為將軍終身成全之也將軍無憂焉紀信叩頭曰臣死得其所矣張良陳平等即寫降書差人出城報項王曰漢被圍急矣亦不敢割地以分關中願出降與霸王相見惟望



不即加誅為幸也左右聞差人之言即報霸王曰漢王差使下降書項王折書觀看書曰漢王劉邦頓首上書霸王皇帝陛下臣邦蒙封守漢中到彼水土不服思欲東歸以棲故址不意人心苟從志向狂蕩遂得關中之地後值睢水之敗已喪胆矣萬望無歸依身榮陽苟全性命非有他圖韓信東征皆彼自為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非邦之罪也陛下今乃大兵臨城指期可破威武之下鐵鉞難免從文武羣臣之議情愿面縛出降惟免一死王若念懷王之約昔日之情悉赦往愆誠沾再造惟陛下其憐之不宣霸王看罷書召漢使曰劉邦幾時出城投降使曰今夜即出降霸王密傳旨曰若劉邦出降北面見之時即伏刀斧手將邦碎屍萬段以雪吾恨到此不能不恨李布鍾離昧領精兵伺候卻說陳平張良奏漢王曰王當服便服乘快馬文武將士各裝束停當命棧公周苛領在城人馬把守榮陽命紀信即將漢王龍衣更換坐王龍車將近黃昏先出女子二千人自東門陸續出城左右報霸王曰漢王出女子數千行未盡也霸王笑曰劉邦色之徒貪戀婦女如此之多何足以成大事范增慮之過也楚軍士見漢出放女子各門皆來東門爭看夜晚之時挨肩擦臂遂忘其軍伍行陣諸將亦各爭看不相關防也漢王同文武將士領輕騎銜枚出西門望成皋而去東門女子步行又慢及盡將二鼓矣只見赤幘排隊而出紀信端坐車中黃屋左纛前遮後擁隱隱而出公然不行君臣之禮亦不見有歸降之意項王怒曰劉邦定醉死車中矣見朕不下車投見尚端坐如木偶耶左右執火把望車中照看見紀信端坐不言左右曰漢王如何不言左右曰某非漢王乃漢臣紀信也我漢困久今已出榮陽會韓元帥英布彭越眾諸侯徑趨彭城拘項王家小會兵廣武與楚願決一戰以定勝負早間下降書乃詐降也今漢王已出二百里外矣左右急報楚王曰車中非漢王乃漢臣紀信也備將紀信之言奏知楚王楚王大怒而復嘆曰劉邦逃之甚易紀信代之實難此真忠臣也朕雖文武將士收錄何止數百人未有如紀信之忠者急嘆李布曰爾可說紀信降朕

朕實愛其忠也李布向前大呼曰紀信代劉邦出圍可謂忠臣霸王憐愛不忍誅戮爾當感大王恩下車投降仍封以重爵爾不可負王命也紀信車中大罵曰沐猴無知徒爾妄想丈夫事王忠心不二此頭雖斷而浩氣沖天金石不磨也離生為漢臣死為漢鬼烈烈之志豈汝言可惑耶項王聞信言知其不可易也遂命執火把者各舉火把車但見烈焰之中眾軍士猶聞紀信罵不絕口須臾煙焰既滅車已成灰燼矣後史臣有詩曰火滅心不滅將軍剛似鐵赫赫烈焰中鑪錘千遍徹可以為昆吾可以為鉄鉞可以淬尖鋒可以成竹節寶色夜輝光利器飛霜雪能斷奸宄頭當試孤媚血助此英雄威直擣匈奴穴項羽力扛鼎至堅不可折楚兵二十萬解腕不可掣代王出陽榮孤忠金石烈炎漢四百年何獨成三傑將軍萬世功封侯乃獨缺論計歸陵平徒掉三寸舌四語堪慰紀信軍矣使無紀信忠奇謀空自說又詩曰鹿走蛇揮二虎爭榮陽圍解事堪驚後來拔劍論功者矢口何曾說紀生紀信車焚烈焰間漢王脫難得生還英雄自古誰無死留得高名重泰山卻說項王焚了紀信殺散漢兵急差李布龍沮領精兵四萬追趕漢王不知趕上如何對敵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紀將軍乃天地之正氣也赴難時原不冀功漢之不叙其忠漢之薄恩寡德耳信自成其為信矣項羽當漢假降之初令伏精兵及刀斧手伺候可謂勇乎紀將軍視死如歸而欲說其降楚可謂智乎使人人以效死為功漢王必無未央之過

卷六

第六十五回

漢周苛樞公死節

卻說李布龍沮領人馬追趕漢王連趕三日追襲不上軍士疲乏暫屯兵於鄭村有前哨人來報漢王入成皋有英布彭越兩路救兵將到楚兵不可前進李布白漢王既有救兵不可追趕不若回榮陽與霸王



會兵或保彭城或攻成臯隨霸王定奪龍沮曰將軍所見正合吾意即撥轉人馬回滎陽來見霸王共說漢王入成臯有英布彭越二處人馬救應因此不敢追襲項王曰彭城空虛無人看守如攻成臯一時便難取勝不若且取了滎陽回彭城再整精兵破成臯擒劉邦不遲遂分付三軍加力攻打滎陽四門限五日內攻破項王要惟打東門李布准打南門龍沮准打西門鍾離昧准打北門四面金鼓振天火砲火箭雲梯各項一齊攻打有城內周苛縱公者晝夜巡視嚴督軍士防守灰瓶石子響牌周圍遮架攻打五日亦不能下卻說魏豹因漢王饒死罷閒在滎陽居住見項王攻打城不下遂乘馬帶領從人到城上與苛縱公曰漢王棄城而走以滎陽為廢地矣二公堅守而不降徒自受苦似無益於國家倘城一破二公能與項王為敵乎縱公周苛大怒曰汝乃反復小人狗彘不如乃敢妄為議論以惑軍心且漢王臨行以滎陽付吾二人知我二人足能堅守今未經數日即開門投降苟圖富貴不恤大義上負吾君下負民望有忠心以報國者顧如是乎此頸可斷此志不可移也留汝終為後患即揪住豹髮一刀斬於城上梟首以示三軍曰魏豹欲內應因而斬之汝等當用心守城勿懷二心眾軍士曰愿同二位將軍死力守拒決不敢退避項王聞知愈加忿怒命諸將嚴督攻打只見城內築起土城以示重壘嚴固楚軍見之各有退志又過十日城益不能下楚王召項伯鍾離昧等計議曰滎陽久不能下爾等有何法項伯曰攻城之法惟患軍士不肯用力耳若一人捨死舉火燒毀城樓眾軍士一擁而入城必破矣若遷延日久漢王會諸侯而來滎陽終非楚有也楚王曰限今日要攻破督率諸將急催三軍上雲梯打城城上石子灰瓶打下來眾楚軍方欲退後楚王大怒命諸將各持利刃攀躋而上初被打傷數十人隨後楚軍一擁齊上城來這此漢兵攔阻不住周苛縱公急欲舉刀望下齊砍早被龍沮左執鑿牌右手舉槍架住寶刀一躍近前眾軍士隨後陸續盡數上城將縱公捉住周苛下城整點人馬與楚交戰李布鍾離昧將東門角樓放起火

來早塌下一角城即時破矣楚兵趁勢一齊殺進城來周苛如何敵當得住奔西門而走龍沮一馬隨後追趕不題且說縱公被眾軍士捉住來見楚王楚王曰量汝一匹夫有何勇武乃敢抗拒天兵今被擒來若肯委心歸降即封汝為滎陽太守仍令管領滎陽郡事汝心下如何縱公曰城破被擒勢窮力竭有死而已豈有歸降之理請王早賜誅戮以全臣節楚王見縱公忠義慷慨甚憐之又令李布從容說曰大丈夫建功立業以成美名乃為豪傑豈可甘受其死而寂寂無聞於世寧不其可惜耶縱公曰生順死安惟求此心無愧耳吾今竭力守城已盡此心楚兵勢重蹴爾城破非我志哀氣餒乃力不能支也汝今委曲下說辭欲我歸降今日雖降明日又叛矣惟知有漢不知有楚忠不二

此忠有萬金不易也李布見說縱公不動回見霸王曰縱公心如鐵石延頸不避其死乃云今日雖降明日又叛觀此言則不欲歸降可知矣陛下何必重留意耶霸王彼既不降命左右牽出斬之縱公臨死之時神色不變眾軍士莫不嘆息後史官有詩曰 孤城獨守力難支被虜忠心更不移楚將紛紛盡降漢不知那個是男兒 漢王滎陽已脫危楚兵十萬枉重圍丹心一點驚人胆耿耿清名照陸離 龍沮追趕周苛前到大林只見周苛勒馬橫刀單等楚兵到來龍沮追至大呼曰周苛爾漢王已逃難不知所往孤城已破妻已被擒爾尚抗拒大兵不早歸降何知愚之甚耶苛曰為臣死忠為子死孝城破失守此心已負愧多矣若復俛首歸降何面目立身天地間哉揮刀直取龍沮龍沮大怒舉槍撲馬交還戰在一處約鬥二十回合周苛撥馬望大林中逃走不防樹枝攔住戰袍急難脫身龍沮馬已近前舉槍高叫曰汝若歸降免汝一死周苛猶將手中刀砍斷樹枝急要奔走楚兵大勢人馬俱到圍住大林將周苛捉住龍沮帶領回楚營見霸王曰縱公已降楚矣汝若歸降仍封汝為萬戶侯苛曰縱公紀信與臣皆漢廷人物豈肯依從暴楚

周苛更烈而苟延性命耶霸王大怒令左右急設油鑊將周苛烹之後史官有詩曰 邊城立馬滎陽道力欲平吞十萬兵茂



視封侯如敝屣公紀信共高名 霸王大兵進城欲盡將滎陽百姓屠之項伯止之曰不可陛下所與  
爭鋒者漢也百姓皆陛下赤子彼無罪焉若盡屠之不亦傷天下之心乎陛下當撫恤以安其心暫住  
數日仍取成皋以絕劉邦歸路使無所往邦必降矣劉邦降而遣兵救齊使為羽翼則楚不孤立而大事  
定矣霸王從其言暫屯兵於滎陽整點人馬復取成皋不題卻說漢王屯兵成皋召張良陳平計議曰韓  
信張耳久在趙地聞吾前日在滎陽受圍亦不來救應見今差人取英布彭越二處人馬又不見到來昨  
聞滎陽已被楚兵打破樞公周苛死節早晚霸王決來攻取成皋如之奈何張良曰取英布彭越已一月矣  
目下將到大王可差人往彭城選為之勢項王聞攻取彭城在此決不敢久住此謂擊彭城所以解成皋  
也王即日差王陵往沛縣葬母以慰久懷就與精兵五千攻彭城從僻路星夜進發且說霸王傳旨大兵  
自滎陽起行即來成皋離城二十里安營次日霸王親來城下調度人馬攻城漢王因見楚兵在滎陽離  
此不遠知楚王定來攻取成皋預先準備韓信所置戰車周圍排設嚴密專等楚兵到來楚王到城下調  
遣人馬只見成皋四門密排戰車嚴整隊伍知漢兵有準備不敢徑來攻打離城十里遠金鼓大作搖旗  
吶喊若有攻擊之勢而不敢近城漢兵亦扎住不動兩邊相拒數日俱未交戰忽彭城有人來報王陵領  
兵攻打彭城甚急又有人來彭越斷絕楚糧見今取外黃十七縣又有哨馬來報英布大兵已過南  
溪已離成皋不遠一時三處報來楚王召項伯鍾離昧曰成皋既不可遽下彭城又恐有失英布救兵又  
到楚兵首尾不能相應諸將有何良策項伯等曰不若今晚徐徐退兵誅彭越於外黃抵英布於南溪拒  
王陵以守彭城此救急一時之計也惟陛下熟思之楚王從其言即分付今晚三軍漸次退回朕親自斷  
後不知楚兵如何退去下回便見

總評

既不能立功又不能守志者見周樞二公誠當愧死

第六十六回

漢王馳趙壁奪印

卻說楚王分付三軍今夜徐徐退回朕親自斷後又分付大將曹咎曰我兵退去漢王恐我復來決走成  
皋爾可領兵一萬乘虛即入成皋住扎倘漢王復來奪我成皋爾但堅守勿與戰待我大兵到來爾那時  
却出接應必獲全勝矣曹咎依命領兵一萬潛在成皋之西楚兵一夜退盡早有人報漢王曰楚兵一夜  
退盡矣漢王召張良陳平計議曰楚兵忽然退去者何也良曰此必因王陵在彭城英布出南溪口彭越  
外黃數處緊急楚兵以此退去大王即今當走成皋會合韓信仍來滎陽操練人馬整率伺候伐楚漢王  
曰先生之言正合吾意良曰漢兵如出成皋不可徑行恐楚兵有埋伏或在臨近倘漢兵正行而或半擊  
之我兵決敗此亦不可不防也漢王乃遣周勃柴武領兵五千先阻成皋西路然後大兵陸續進發曹咎  
聞漢兵行動正欲調兵追襲有人來報周勃柴武領兵阻西路以此人馬不敢調動一晝夜漢兵已走盡  
周勃柴武見楚兵不出續後亦催動二軍隨行曹咎打聽漢兵已遠去遂進成皋安撫百姓堅守四門不  
題卻說漢王統領大兵星夜前往趙城離城五十里先安定營寨畢止同十數個輕騎馳入韓信營此時  
方黎明韓信張耳因飲夜酒睡熟未起漢王遠中軍馳走一周回入帳中床頭邊見設一小紅桌桌上綿  
袱蓋著元帥印漢王令人揭起綿袱將印取過韓信方起身忽見是漢王不勝驚惶下床俯伏曰臣該萬  
死不知大王入營有失遠迎王嘆曰輕騎數人遠營馳走直入中軍將軍尚睡未起印已取過左右亦無  
人報知倘刺客詐稱漢使因而入營取將軍之首如探囊取物耳將軍坐鎮一國敵人新降疎漏如此豈  
足以爭衡天下乎說得韓信羞慚滿面站立不住須臾張耳方到叩頭伏罪漢王亦責之曰汝為副將正  
當協贊軍務嚴加謹慎晝夜關防勿使敵人窺探虛實方為節制之兵觀汝營陣久嚴關防不密縱人馳  
驟往來真同兒戲汝亦不能無罪若以軍法論韓信即當廢斥汝當斬首庶可警眾但念汝等累有勤勞



又兼天下多事正在用人之際姑爾饒恕若復疎虞決正卑法韓信張耳再三叩頭謝罪漢王遂持印歸  
 大營韓信張耳隨上馬後步行趙營謝罪後史官有詩曰 韓信驅兵入趙城軍驕將惰柱談兵漢王遠  
 奪元戎印顛倒英雄教戒明 龜山楊氏曰韓信有機變之才因思歸之眾以臨關東而燕魏趙齊之  
 無堅城強敵矣用奇無窮所向風靡自漢興名將未有倫極也至其修軍武也又輔以張耳二人皆勇略  
 盖世余竊怪漢王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即卧內奪其印符召諸將易置之而信耳未之知也此其禁防疎  
 濶與棘門霸上之軍何異耶使敵人投間竊發二人皆可得而虜也豈古謂有制之兵者信亦未建與  
 漢王入營召諸將曰韓信張耳兵無節制我一時馳入奪印向爾不知倘敵人乘間而入何以禦之似不  
 可復用為將吾欲易置之而另立他人諸君以為何如張耳陳平密告曰不可漢營諸將無如信之能  
 者今日特一患之失耳豈可因小而棄大哉昔衛侯有將苟變曾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衛侯遂棄不用  
 子思曰夫聖人官人猶用木取其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也今君處戰國  
 之世選爪牙之將而以二卵棄千城之將使不可聞於鄰國也衛侯從子思之言遂用苟變吾以証便能  
高到此少不得韓信若一 今韓信雖有此失而豈可沒其平日之善哉王遂召韓信張耳進見王曰我榮  
 陽成臯二處受困而不遣兵救援者何也信曰燕齊之地變詐不常兵一轉動恐復作亂近聞滎陽被圍  
 未見真實以此不敢起兵王曰趙既破矣而齊久不下者何也信曰兵久用則疲將久守則懈國久圍則  
 敵敵久拒則困用兵者常要 臣以數萬之眾累戰取勝往來齊魏之間行數千里若不休息士馬遽爾馳  
 騁行陣倘敵人以逸待勞我兵決敗臣一向暫屯軍於此少假寬貸所以三軍怠緩臣近日正議伐齊不  
 意大王車駕幸臨臣待數日後伐齊以定六國大王可屯兵於修武復取成臯臣伐齊後即與大王會兵  
 伐楚以定天下也漢王大喜是日封韓信為大相國仍掌元帥印張耳為趙王備守趙地漢王從韓信之

言屯兵於修武一日酈生從容謂王言曰昔湯放桀武王伐紂皆封其後秦代諸侯遂滅其社稷今誠能  
 立六國之後而君臣百姓必皆戴德慕義大王南面稱霸楚必歛衽而朝矣王曰甚善即令工匠刻六國  
 印就令酈生行佩以封六國議定尚未行張良自外來謁王來得王方食以酈生所議具告於良良大驚  
 曰誰為大王設此謀也請借前箸為大王籌之漢高祖此兒凡慢大事非子昔湯武封桀紂之後者度能  
 制其死生之命也今大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武王入殷散粟發財偃革為罕休馬於牛亦不復用今大  
 王能效之乎且天下游士離親戚棄坟墓從大王游者徒欲望咫尺之地今復立國之後游士各歸事其  
 主大王誰與取天下乎且六國無強於楚若立其後仍復屈撓而從楚也大王焉得而臣之誠用此謀大  
 事去矣漢王啜食吐哺大罵曰豎儒籌策幾于敗我之事急令工匠銷鎔其印酈生被王叱辱負愧數日  
 張良知其為酈生之謀因以言撫之曰良實為國家不避私隙不意乃酈生之謀今始知之良心甚不  
 但論事當觀時勢之強弱今漢雖得楚之半而項王尚在強勝之時豈可封六國以自立此先生惟見漢  
 與湯武同而未見漢之所以異也酈食其曰謹受公之教矣豈敢有隙耶後官史有詩曰 納諫如流漢  
 主賢轉圜吐哺得幾先張良更有調和術能使君臣上下全 生一日 與張良復議楚得滎陽而棄倉  
 敖不失欲漢復取滎陽此議如何良曰此議甚善先生當急與漢王言之酈食其因與張良復又言於漢  
 王曰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此見真得先夫倉敖天下轉輸久矣聞其所藏軍需甚多楚拔滎陽  
 而不堅守倉敖乃引兵而東此天所以資漢也應急進兵復取滎陽據倉敖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大行之  
 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制諸侯形勝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王因顧張良而問曰此義如何良曰  
 此議乃確論也漢王遂起復取滎陽不知如何下回便見

總評 漢王多疑多忌日欲專信之權此回適合其意



不說漢王復取滎陽韓信屯兵趙地且說霸王離成臯一日到彭城不意王陵圍彭城十餘日密差人探聽前路消息聞霸王已離成臯王陵乘機即退兵從北路投滎陽解路而回霸王入彭城安撫宮眷筵宴羣臣忽報彭越下梁十七城屯兵外黃搶虜居民郡縣望風歸降地方因而作亂霸王曰朕前日屯兵於滎陽被彭越絕楚糧道至今痛恨於心今又侵擾梁地堪恨外黃守令不能據守城池遂爾降越前滎陽紀信周苛縱公抗義守節盡死不屈何朕躬所養諸吏無一人為朕守節者朕若復取外黃決盡將一城之人屠之以雪此恨即此一言便項伯鍾離昧曰諫陛下久征在外有勞聖體不若且遣龍將軍統兵代陛下東行陛下暫屯兵休息料彭越一勇之夫亦不足以成大事霸王曰不然英布助漢作亂韓信下齊甚急彭越大擾梁地尤為切近今田廣屢次求救朕欲差龍廣救齊以安唇齒彭越作亂朕不足以勦滅此賊遂整點三軍次日啟行卻說彭越差人探聽霸王人馬從那條路來以何人為前驅務要哨探得當回報去人數日回說道霸王徑趨東路而來臨近郡縣已開城復降止有外黃六郡縣尚閉城相拒將軍可急遣兵臨敵前驅並無先鋒止是霸王親統大兵殺來人馬浩大勢不可敵彭越聞說急召樂布等眾人相議曰霸王親來其鋒不可當不若北走穀城復取昌邑待楚兵回而還奪梁地此為上策如力孤恐不能勝專屬意於漢合兵距楚此為中策若恃武勇與楚交戰而決雌雄孤城距楚下策倘一鼓而入孤城恐不能固守為楚所破此為下策彭越曰據汝等所議不若北走穀城臣為上策仍令副將周范外黃今仇明守城虛立旗幡四門緊閉使項王不知吾遠遁我得以盡力取昌邑以為根本不然則楚兵擾其後不惟昌邑不得而我兵亦恐疲乏不足用也樂布曰將軍所見甚高尤當乘楚兵未至今夜輕騎就出城勿令臨封郡縣知之庶為嚴密仇明日將軍遠去得以自便倘孤城失守外黃之民決遭屠戮側邊立一小

童挺身而出曰此事無憂倘城破之時吾往說之管教項王倒戈而息爭全城而免害也此子彭越大驚曰此子乃何人也仇明日此某長子仇叔也今年一十三歲母生時夢太庚入胎年五歲能詩七歲讀書過目成誦人呼為奇童某每有宴客滿座偏能酬答或詩或文隨口成章不差一字平日極有胆氣觀今日要見霸王足知其莽壯矣彭越謂童子曰汝見霸王有何說童子附耳曰如此如此越大喜曰爾雖年小足能救一城百姓將來福德不可限量矣越至晚整點三軍齊備各銜枚出北門徑趨穀城隨到開門投降復取昌邑旁縣二十餘城共得粟十餘萬斛陸續差人押解滎陽成臯接濟漢食得此數語便形容漢王得以從容聚兵軍需不至缺乏之彭越離外黃十餘日項王方到見城上旗幟嚴整四門緊閉並無一人答話霸王曰且著三軍安營看城內有甚消息一連三日不見動靜項伯曰此必彭越不在城內虛設旗鼓陽為聲勢可催三軍攻打看他如何霸王曰然隨傳旨著三軍加力攻打金鼓大作火砲震天城內百姓聞見一齊大哭來告令尹仇明日霸王一怒千里火飛眼看此城目下打開我等百姓皆是死數望眾大人可憐百姓無辜遭此鋒鏑之苦早早開城歸降若得霸王回心一城生靈又得再造也周范仇明眾人計議四門各插降旗兩邊俱設香案遂開了城令百姓高聲曰我外黃原是楚地豈敢抗拒天兵情愿請車駕進城霸王聞說即揮動三軍進城與項伯等計議曰外黃圍困數日方爾投降朕欲將男子年十五以上成壯丁者遂於城東盡坑之以雪此恨百姓聞之大放聲痛哭有舍人仇叔急止之曰爾百姓不必嚎哭恐驚項王反致其怒待我親往說之仇叔詣楚營請見霸王巡哨卒報入中軍霸王曰著來相見只見一幼童生得眉清目秀自外從容而來霸王曰汝小兒年未十二三乃敢不畏軍威而遽來見乎童子曰臣為陛下之赤子陛下乃臣之父母以赤子而見父母戀戀之懷猶恐不及何軍威之足威乎霸王大喜曰汝小兒不畏軍威而來見欲下說詞乎童子曰臣欲陛下德比成湯功同堯舜開天地之



心垂好生之德四海一家萬邦稱慶豈敢於陛下前搖唇鼓舌為說客耶霸王曰汝既不下說詞即今大兵札營欲將壯丁坑殺於城東汝來有何話說童子曰臣聞愛天下者天下人愛之惡天下者天下人惡之利天下者天下人利之害天下者天下人害之愛惡利害皆起於上之人而下固隨之也昔彭越甲兵一至強劫百姓百姓俱其誅戮不得已而歸降終日翹首拭目專望大王天兵到來以解倒懸如赤子望父母也今聞陛下欲盡將一城壯丁坑之前日百姓畏彭越而歸降今日百姓望陛下而解救陛下又復欲坑之則百姓將何所歸乎是陛下不愛此百姓矣不獨外黃百姓不蒙陛下之愛從此大梁以東尚有許多郡縣聞陛下坑外黃則皆閉城堅守妙甚或盡數逃走天下由此不愛陛下矣如此則誰與陛下守天下乎霸王聞童子之言甚是喜悅即傳旨人馬不許毫無侵擾百姓盡赦其罪須臾周滄仇明等伏罪朝見霸王盡赦之只見一城百姓歡聲滿道深感舍人之德霸王在外黃屯人馬五日和起身彭越所下十七城復歸於楚 嘗謂項王昔坑降卒二十萬於新安未有人極諫之者使時誠如外黃兒極口苦諫寧有不動其心者乎惜范增終日徒勸羽殺沛公然沛公卒不可殺而增已死彭城矣何七十之老反外黃兒之不若耶蓋見道無拘於早暮而心術實藏於隱微增特戰國之士未聞湯武仁義之說也宜其所見止於殺沛公而已何其陋哉 霸王悉定梁地與羣臣相議要追趕彭越鍾離昧李布曰彭越乃疥癬之疾不足為患見今劉邦復取滎陽距奪成臯大司馬曹咎恐難固守陛下當乘勝即解成臯之危克復關東阻漢兵不得長驅使韓信急難救應陛下可獲全勝若遲緩漢王安定根本恐難圖也霸王曰成臯有曹咎堅守已分付不可出戰項王說待朕親往卻開城出迎內外夾攻漢必走矣鍾離昧曰臣先領一枝人馬攻滎陽陛下親統大兵救成臯復取此二處却遠定關東而歸彭城則大事定矣霸王曰善於是差鍾離昧領兵一萬復取滎陽自統大兵救成臯不題却說漢王軍臨成臯先令王陵攻城曹咎堅守不出一

連三日並無動靜王曰此必項王先分付曹咎堅守成臯待他定了梁地卻來解圍就與我兵交戰吾聞曹咎乃楚大司馬為人性剛最不耐事急令三軍城下百般辱罵或坐於地上或裸身而立又舉白紙幡上書曹咎之名一連毀罵五六日曹咎聞之忍耐不住遂領一萬兵開了城門放下吊橋沖殺出來漢軍盡棄衣甲或棄旗鼓向汜水渡河而走曹咎忿怒催動人馬亦渡汜水方渡一半只見兩岸無數漢兵搖旗吶喊分頭而來為首四員戰將周勃周昌呂馬通灌嬰將楚兵四面圍住殺死一半截在汜水一半曹咎左冲右突不能得出四將各舉兵器來戰曹咎戰未數合抵擋不住勒馬要走四將圍住如何得脫自思楚兵已破前有漢將截住去路後有汜水又不能渡進退兩難之地遂自刎於汜水之上漢王急鳴金收軍催人馬進成臯百姓見漢王進城盡皆歡悅漢王復得成臯又得楚寶貨遂宴大小將官忽有人報英布自陳留會合太守陳同共領兵三萬助漢取成臯漢王大喜曰吾欲復取滎陽正無人守成臯今得英布來正合吾意隨召英布等入見英布領陳同入見王行禮畢王撫諭曰前過陳留得太守取糧今又同英布而合兵趨成臯二君之功他日當紀太常矣吾復取成臯正無大將把守二君此來正合吾意王遂命英布陳同守成臯領大兵復取滎陽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總評 彭越趨穀城最有理

第六十八回 鄼食其說齊降漢

漢王大兵至滎陽先差王陵探聽城內消息城中雖有官吏守城而無兵馬聞漢兵臨城守令吳丹召父老曰漢王長者不可失也吾等當開門投降不可使動干戈徒遭鋒鏑父老曰惟命是從於是守令吳丹即率諸父老出城迎接漢兵漢王統大兵進城安撫百姓畢鍾離昧兵方到探聽人報漢王曰鍾離昧領兵一萬離滎陽二十里下寨王曰鍾離昧遠來人馬疲乏正好統兵截殺不可待彼安定營寨恐一時難



以攻擊隨差王陵周勃灌嬰周昌四將各領三千人馬分頭殺出圍住鍾離昧鍾離昧札營未定見四面漢兵冲殺而來急出迎敵左有王陵右有周勃前有灌嬰後有周昌四面夾攻鍾離昧如何抵擋得任棄營逃走四將領人馬追趕楚兵見無主將先自亂動四潰奔走漢兵力盡追殺生擒活捉不計其數馬足器械盡皆得之諸將各相爭取以此鍾離昧領敗殘人馬投大路而去諸將回見漢王王大喜重賞四將訖霸王親統大兵趨成臯聞曹咎自殺漢已得成臯命英布陳同守鍾離昧攻滎陽被漢兵殺敗兩處俱失利霸王遂屯兵廣武以此兩家相距各未交敵韓信屯兵趙地因見霸王三路起兵救成臯滎陽尚未攻齊齊王田廣聞韓信大兵將欲攻齊甚患之百姓一日常有十數驚後傳至滎陽有酈生知此消息暗思齊王如此驚惶若往陳利害彼定然歸降不動聲色而卒能下齊七十餘城吾功不小也遂來見漢王密言曰今燕趙已定惟齊未下諸田宗族最强大近楚多詐雖遣數萬之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仰仗大王明詔憑三寸之舌陳其利害說齊降漢使為東藩不勞張弓矢而能屈人之兵所謂謀之上者也王曰先王果能說齊歸漢彼此不動干戈一國蒼生之禍百世無窮之利也乘韓信人馬未動先生正好急趨齊說之於是酈生帶領從人辭王赴齊國來一日到齊不入館舍徑投府來令人傳說有漢使酈食其持見齊王陳說利害救一國生靈門吏奏知齊王齊王請酈生入內酈生由中門而行徐徐進內傍若無人齊王怒曰汝來吾國欲下說詞乃敢抗禮入見欺吾國無尺寸之兵乎酈生曰漢王帶甲百萬威震中外韓信屯兵趙地即欲捲席而來齊民如魚游釜中危在旦夕大王此位亦難保矣吾之此來一則救萬民之命二則保大王無虞為齊國之盟主上國之使命非有求於大王何屈禮以見之耶大王如不欲保齊國即殺吾以正臣禮此說壯好下說詞此說士家風也如欲為百姓計安得不從吾所好乎齊王曰齊國地方數千里國富兵強南阻楚淮之勢北鎮燕莫之雄西有趙魏東按海隅內有文臣致治外有武將安邊按甲屯兵坐

觀勝負如何危在旦夕酈生嘆曰大王何欺人之甚耶大王自度與項王武勇如何以項王較量便項王足攝服其心得關中而不能守走彭城而不能敵五國皆叛關中盡失今齊以千里之區而欲抗全勝之漢不亦誤乎齊王沈吟不語酈生又曰大王不必沈吟先須觀天下之所歸而後知興亡之所決其不知大王果能識天下之所歸否王曰不知也生曰大王若不知天下之所歸宜乎以為我抗禮也方今事勢楚雖強而實弱漢似弱而實強以天下封疆漢得七八矣楚僅二三分耳不知修德尚爾縱橫妄為不自退省今漢王以縞素為資為義帝發喪布恩威於天下而天下莫不信從明並日月德同堯舜見今據教倉之粟塞成臯之險拒飛狐之口杜太行之道守白馬之津撫安百姓虎視天下吾知天下之所歸者誠在漢不在楚也大王即早歸附倒戈卸甲開城納款全一城之生靈為萬世之長策臣之此來實為齊非為漢也大王宜熟思之齊王聞生語起身謝曰先生此來實為寡人適語言冒犯幸望恕罪請問何如歸降酈生曰大王差人齎降表且在此候漢王到來與大王一同請見有田橫在側便道韓信見屯兵趙地恐一時前來大王不曾準備何以禦之酈生曰某此來非私行乃奉漢王明詔而來韓信豈敢抗違齊王曰先生可寫書與韓信約會退兵庶可准信生曰臣就寫信達知韓信酈生修書一封差從人同齊使赴趙止韓信進兵卻說韓信在趙屯兵日久正欲計議伐齊忽有人來報酈大夫差人來下書韓信令至帳下其人曰酈大夫奉漢王詔與齊陳說利害齊王愿罷兵請降今已具表赴成臯齊七十餘城愿歸漢矣有書在此上見元帥韓信接書拆封書曰 漢大夫酈食其頓首書奉韓元帥麾下生奉王旨出使於齊罷兵息爭委心帖附順天休命悉歸王化皆仰仗漢王之聖明實賴元帥之威德不動聲色下齊七十餘城免三軍汗馬之勞救一國生靈之命茲遣小啟上達乞罷干戈旋師成臯休軍養威舉眾伐楚六國景從恢宏宏業元帥之功銘刻蒼冥某不敢貪大功為己有也食其再拜 韓信看罷書大喜對來使曰既大夫已下



齊矣我即旋師會成臯與漢王會伐楚齊王打聽漢兵到徐州隨遣兵來助協共力破楚信寫了回書打發來使回齊國報知酈生酈生得書來見齊王齊王甚喜乃與酈生終日高歌飲酒遂不理國事韓信自得酈生書即與張耳計議起兵自成臯會漢王合兵一處伐楚方欲發落三軍只見階下一人高叫不可不可若聽酈生之言誤了元帥大事我有一計使齊七十城垂手而得其功蓋屬元帥矣其人為誰乃燕士蒯徹字文通信曰爾何所見不可旋師通曰公帶甲數萬將一歲矣止下趙五十餘城今酈生乃一儒士耳掉三寸之舌憑一篇之言下齊七十餘城以將軍之威德反一豎儒之不如旋師入成臯何面目以見漢王耶以臣愚見乘齊不作準備整點三軍直抵齊境干戈所指齊必瓦解文通此計殊為貴人所由我而死者非即淮陰亦過聽而為之祇好大喜功之見耳然乘齊歸降而我雖不殺伯仁伯仁而獲之亦未見為功也愚於此舉不錄其功反謀其失信便勝不為有功信曰酈生之行非是私行乃奉王命而行我若復又舉兵而東恐拂王命且或不利於酈生也通曰漢王初命將軍取齊其意已定今又遣酈生說齊此必酈生奪將軍之功而以言語鼓動漢王初非王之本意也將軍若旋師而回諸將亦嘆將軍為無能此後漢王輕將軍而重儒士也縱使破楚亦無光矣將軍熟思之張耳曰文通之言深為有理又備出此人來酈生悔氣將軍專閫外之權何王命之足拘乎信聽蒯通之言即時整點人馬徑奔東齊而來後史官有詩曰 不動干戈獲上謀一言城下實良謀文通利口傾邦國高士遭烹怨未休 班固曰仲尼曰惡利口覆邦家者蒯通一說而有二害敗田橫烹酈生矯韓信而齊之百姓不能安其生所謂一言可以喪邦其斯之謂乎 韓信從蒯通之言整率人馬同張耳等不來成臯復來取齊酈生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韓信忌功然因兵而有說功未始不歸信也何妄聽文通耶

第六十九回 烹酈生韓信背約

卻說韓信人馬離趙北行過黃河由大路進發所過郡縣望風逃避將近齊境早有人報入臨淄齊王終日正與酈生飲酒高會見人來報大驚急忙召田橫等商議橫曰韓信大兵三十萬長驅而來其勢甚盛若出戰必為彼所破不若深講高壘相距勿戰急差人求救於楚待楚兵到卻出齊兵夾攻信可破也齊王曰酈生何以處之田橫曰且未可傷酈生待漢兵到城下看酈生再與韓信講解倘亦回兵亦不失初意若信不退那時斬酈生不遲齊王曰暗思酈生既說我降漢韓信今又起兵前來顯是使我不作預備卻令韓信乘無備而來甚為可惡橫曰韓信雖來未見虛實待到城下看酈生有何話說齊王正在議事間左右來報韓信大兵已到離城三十里下寨旗幟嚴整金鼓大作其鋒不可當齊王急召酈生曰先生前日有書說韓信回成臯今如何又來取齊反復不定顯是通同相謀智賺寡人使我無備而取之也酈生曰臣來非私行乃奉漢王明詔而來今韓信背約復起攻齊非惟賣臣實欺漢也齊王曰先生既著我歸漢今韓信大兵又臨城下先生雖非欺詐其跡可疑煩先生可寫書與韓信如果退兵先生實為不欺如兵不退即是合同欺我似難容情酈生曰寫書恐或不的侍臣同齊使往說之料韓信必退矣齊王笑曰先生此去若信依其言尚可望其復來若信不依是縱虎入山矣豈有復來之理耶正欲留先生為質耳酈生曰既王疑臣臣即修書往達之死生存亡之機實決於此於是酈生修書差從人叮嚀分付再三拜復元帥雖不以我為重而王命差我說齊豈不足為重耶差人出城徑投漢營來巡哨小校傳報入中軍韓信正陞帳差人呈上書信折書觀看書曰 酈食其頓首再拜韓元帥麾下前蒙手書即旋師成臯齊王得書甚喜隨寫表差人申報漢王今將軍復統兵取齊似與前書不合致使齊國君臣以我為欺詐將欲斬首以雪其恨某死不足恤而王命差遣齊表已行今又反復變更使漢使遭誅而王命不能取信於天下將軍獨能安於心乎某命懸於旦夕惟將軍其垂救焉食其頓首泣血拜 韓信看罷書沉吟不



語是良心乃蒯徹曰將軍猶豫不決者將欲從酈生之言乎信曰酈生奉王命而說齊我今破齊必殺酈生矣恐於王命有礙徹曰王命先遣將軍伐齊而無止將軍之詔將軍伐齊奉王初命也是既遣將軍而又復差酈生其失在漢王不在將軍也將軍何惑焉信曰若齊殺酈生是吾殺之也吾心實不忍焉徹曰一人之命可捨乎定一國之功難再遇也輕重大小之分昭然可見又何區區為兒女子之態耶信曰如子之言酈生之請不可聽也遂發回書與來人而語之曰酈大夫前日下齊之時須先討漢王明詔令我暫屯兵趙境以此責酈生酈生當時少週到之罪亦不能免然後由趙道齊待齊王已降漢仍過趙令我旋師回成羣方為從長之議爾大夫不使我知私竊說齊貪為己功齊實懼我大兵在趙不得已而歸降非其本心今日雖降不久決然復叛難到此情那時又勞人馬遠征往返之費甚為不便不若今日一鼓而滅齊以除後患雖傷大夫一人之命而成我乎定一國之功他日論功行賞之日大夫子孫亦得裂土而封勿以今日數數怨我也差人進城將韓信之言具說一遍酈生大罵曰我被袴夫賣了也齊王聞知大怒曰豈儒既不能取信於人乃敢私竊過齊欺侮寡人喚左右設油鑊拏住酈生以囊裏其首撞入油鑊烹之後胡曾有詩曰路入高陽感酈生逢時長揖便論兵最憐伏軾東游日徒下齊王七十城楚漢爭鋒血刃污高才挾策欲洪圖誰知鼎鑊遭烹日何似高陽作酒徒楚漢紛紛百戰餘酈生游說入齊墟連城七十須臾下卻恨韓侯一紙書齊王烹了酈生傳入漢營韓信大怒親催三軍攻打齊城十分緊急齊王驚惶召田橫計議即令彭城救兵一時不到齊指日可破如之奈何田橫曰與其坐而待虜孰若今夜開城決一死戰勝負未可知也齊王從其言隨即點就人馬近晚先差數小校到城上探看漢營燈火照同白日刁斗不亂隊伍整齊小校下城回報田橫曰若復畏懼何以破敵即率大兵開了東門殺出城來此是正是曹參巡哨一邊飛報入中軍一邊整點本部人馬與田橫對敵田橫手捥長鎗一馬當先大罵曰袴夫偶爾得

得志便敢欺人快出與吾決一死戰曹參大怒舉刀直取田橫田橫舉鎗交還兩家戰在一處戰到二十回未分勝負韓信揮動大勢人馬冲殺來田橫抵擋不住保護着齊王殺開條路一擁而出夜黑之際韓信分付不必盡力追趕恐防伏兵且又旗鼓難辨以此田橫保齊王同大小三軍徑投高密縣來卻說韓信次日統兵殺入城來安撫百姓休養士馬再議追趕齊兵有齊王到高密坐定接連差三起人不分晝夜急往彭城催討救兵一日差人到彭城見霸王備道齊王被韓信圍困十分緊急呈上表文表曰齊王田廣稽首上言國不可以獨治勢不可以孤立獨治則不足以宏化孤立則不足以禦侮仰惟陛下威德所加海內順附一統之基可立而倚豈意劉邦作孽疆宇振動韓信弄兵封殖侵擾三秦既失二魏敗亡燕趙新破五侯瓦解惟齊乃陛下之孤注楚國之喋喉苟復為漢所得則陛下孤立而獨治欲圖大統弘濟恢復皇猷非歲月可計也伏乞早遣大將統率精兵拯溺救焚以解倒懸若齊封一破沿路郡縣迎刃而下彭城亦恐搖動也萬惟陛下速賜乾剛急為明斷齊國幸甚百姓幸甚項王覽表畢急召龍沮周蘭曰爾可統楚兵三萬前到臨菑高密等處破漢救齊星夜兼行早奏凱歌勿得遲延倘有緩急早差人前來奏知朕親領大兵救援龍沮曰陛下放心臣此去決斬韓信首級獻於御帳下霸王大喜即將所著狐裘賜與龍沮又斟御酒各賜三杯龍沮周蘭謝恩辭霸王離彭城前來臨菑救齊正是雄雌帳下奮神威號令風霆建大旗指看臨菑鋒鏑解笑談田氏出重圍畢竟龍沮如何與韓信對敵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酈生以口舌貪功亦宜知會淮陰漢高用游說下齊便當詔止軍旅

第七十回 韓信囊沙斬龍沮

一日龍沮大兵到高密離城三十里扎營齊兵正與漢兵相距高密城將欲攻破正在危急之時韓信聞龍沮兵到暫勒兵退五里召諸將曰龍沮乃楚之名將仗武勇而來可以智取不可以力敵也爾諸君當



如此如此則龍沮可破也眾將各聽令依次而行卻說龍沮陞帳與周蘭計議曰吾平生知韓信易與耳  
奇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胯下無兼人之勇其人不足深畏也周蘭曰不然韓信自下三秦而來  
所到之處無屈不靡雖楚王亦曾被車戰敗走彭城其人足智多謀變詐莫測將軍當仔細防備不可輕  
敵雖乞食受辱乃信自知有今日不欲與羣小相較未可以為無能也龍沮曰韓信雖所向得勝但未遇  
勁敵耳若遇智勇兼能之士信豈能用其謀哉即差人下戰書差人到漢營見信呈上書折看曰楚大  
將軍龍沮書付漢諸將知會韓信用兵未遇勁敵如魏豹不聽周叔之諫以致喪師陳餘不用左車之謀  
而斬泑水燕王畏聲勢而暫降非心之服三秦失地利而偶敗非戰之罪吾今受命救齊與信決戰非諸  
國可比爾等速延頸以待勿自退悔韓信看罷書大怒要斬來使諸將勸免仍痛決三十杖遂於面上  
以朱書來日決戰四字放回差人差人到楚營哭告龍沮說韓信百般辱罵將某要斬諸將勸免痛打三  
十面上批四字放回龍沮大怒就要出戰周蘭再三勸住過了一宿次日早起三軍造飯畢龍沮結束威  
嚴耀武揚兵來到陣前單搦韓信出馬韓信一馬當先與龍沮答話龍沮曰汝原是楚臣今背主降漢擅  
作威福已侵擾關中數大郡矣尚不知止乃敢拒抗天兵快早下馬投降免汝一死信大笑曰汝來送死  
尚爾不知乃敢搖唇舌耶龍沮大怒舉刀直取韓信信挺鎗交還二馬一來一往兵刃並舉戰到二十  
回合龍沮精神倍加韓信卻詐敗向東南奔走龍沮笑曰吾固知信怯也遂盡力追趕周蘭拍馬隨龍沮  
之後望灘水而來到河邊見灘水盡擊去信兵過河周蘭大疑之急向龍沮馬前阻之曰灘水乃長流大  
河今卻無水此必阻上流而不行使我兵過河放水而下將軍何以禦之道是他龍沮曰韓信已大敗逃  
命不暇豈有深謀况河水隨旱澇而為多寡當此十二月隆冬之時正水涸之際河內以此無水何足為  
異又見漢兵前驅大進忽有人來報韓信只在前面不遠龍沮聞說韓信相近揮動人馬過河盡力追趕

到中流遠望見高懸一燈毬如大龍沮急到燈毬邊見立一木牌上書六大字云平燈毬斬龍沮周蘭  
等眾軍士俱來週繞看牌龍沮曰此必韓信因我大兵追趕甚急欲阻我兵退故設此牌以惑軍心耳周  
蘭曰夜深之際豈能一時便有此牌此必韓信引誘我兵追至此處想有埋伏故設此燈毬為記使漢兵  
望燈毬而來不若將燈毬砍倒恐阻漢兵自亂矣龍沮舉刀即將燈毬砍倒只見兩邊無數漢兵吶一聲  
喊灘河上流水滔滔洶湧而來波翻浪疾如箭發霎時就到楚兵正在灘河中流大水一至如何阻擋  
盡將楚兵湮沒龍沮聞水聲相近急策馬前奔龍沮馬乃千里駒一躍已到北岸纔然得去當頭一聲砲  
響閃出曹參夏侯嬰眾將圍繞上來龍沮圍在中間不能得出夜晚之時難辨彼此雖舉刀冲殺怎當眾  
將各舉兵器一齊擁上龍沮措手不及被曹參一刀斬於灘水北岸此是韓信因龍沮驍雄又性烈如火  
先令柴武為萬餘囊滿盛好沙壅住上流灘河中間懸掛燈毬為記明寫六字使龍沮看見定然發怒砍  
倒燈毬燈毬一落地即去沙囊則大水自上流而下疾如飛箭遂將楚兵湮死岸上埋伏眾將圍住龍沮  
不能得脫以此斬龍沮於此處周蘭乘夜黑亂軍中逃走不知去向史官有詩曰韓信奇謀妙若神囊  
沙高壘阻前津龍沮不識孫吳策恃勇亡身不足論韓信斬了龍沮走了周蘭軍威大振齊王在高密如  
坐針氈急召臣田光並田橫商議曰龍沮如此驍將尚被韓信殺了我兵勢孤豈能保守不若乘漢兵未  
曾圍城統率人馬入海島被難侍承平之時看楚漢兩家已決成敗那時再作區處目今雖欲投降漢王  
亦不准信君臣一夜商議停當次早率領人馬開了東門一擁而出早有人報入中軍韓信即點大兵追  
趕行二十里卻有夏侯嬰因追周蘭不上人馬正回卻撞過齊兵攔住去路就將齊王田廣捉住綁縛了  
田光田橫不敢戀戰殺開條路逕往海島避難夏侯嬰將田廣解回正遇韓信大兵備說捉了田廣走了  
田橫信曰可惜田橫走了大兵遂回高密安撫百姓舉行文各郡縣望風歸降齊地悉定韓信仍將大兵



移於臨淄住札韓信見齊王宮殿華麗心下甚喜蒯徹在側已解韓信之意即近前進言曰齊地當五嶽之東憑負山海東有瑯琊西有濁河海岱之間為都會之地四塞之固東道之雄也將軍今悉平定軍威大振郡縣畏服可差人上表請假齊王印以鎮之為將軍根本之地機會逢適其時不可失也後首未決於此陰或正商議間忽人報漢王差使命至韓信急令使命入內行禮畢使命曰有王手詔在此韓信急捧詔開讀不知詔內有何話說下回便見

總評 韓信所遇皆勇而所用皆智

第七十一回 蒯徹說韓信背漢

卻說韓信正與蒯徹計議欲討齊王印為假王以鎮之其心欲占齊地以為根本忽有人報漢遣使命齎詔至韓信率領大小諸將佐遠迎詔入城行禮畢左右開讀詔曰 寡人用將軍計得楚數十大郡勢亦少振而霸王久稽太公志尚不悛使我父子離間方寸日亂近又欲會兵成臯與我鏖戰以決雌雄但相距日久士馬益困遠與爭衡恐難取勝非假爾勢之威何以成萬全之策茲差使星馳召將軍急來相議協力破楚料將軍以勝齊之師而克久困之楚兼以奇謀勝算其奏績可立而待矣將軍宜速來以慰悵 韓信讀罷詔書款待使命急欲整齊三軍啟行蒯徹曰將軍正好乘此機會差人同使命討齊王印急立為王然後興兵同力伐楚此正有所挾而取之也倘過此時恐難遽得豈人臣之禮文韓信曰正合吾意次日信請使命至中軍備道齊民多詐反復不常須假齊王印先在此鎮撫定然後興師伐楚不遲吾欲使命同我差人往滎陽一行未審使命之意如何使命曰就與差人同往信大喜即出金帛厚贈來使就寫表差周叔與使命同行不一日來到滎陽使命同周叔入見漢王呈上韓信表文漢王折表觀看表曰 漢大相國臣韓信稽首頓首上言國無其主難與化理民非權令何以制服臣仰仗天威隨到

克捷斬龍沮於濰水擒田廣於成臯軍威雖振而民心未定古嘗稱齊地多變詐之國反復不常恐或為亂臣原請齊王印暫為假王以鎮之待民心寧輯即統兵隨車駕伐楚則疆宇奠安海隅賓服世為漢土於變時雍矣臣未敢擅便齎表上請定奪不宣 漢王看罷信表怒罵曰孺子乃敢欺詐如此吾困於此日久且暮望爾來佐我乃欲自立為王耶張良陳平急近前躡足附耳語之曰大王雖得楚數十大郡見今楚屯兵於廣武若下攻漢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若不因而立之使信自相保愛卒為大王用也不然使或自變則復生一大患矣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天下制服諸侯即為真主何以假為遂召周叔近前問韓信如何取齊鄼生如何被烹周叔備將韓信鄼生往來二次書札並吊燈毬斬龍沮擒田廣一一從來說了一遍漢王跌足長嘆曰鄼生自高陽相見借鄼生一向與寡人相處凡事多賴匡輔未得補報一旦乃齊王烹之甚可憐惜即台紀錄官從公備錄鄼生功績他日論功封賞之時看鄼生有幾子皆照功封蔭隨寫手冊封韓信為東齊王因遣張良佩齊王印赴臨淄來一日到齊與信相見敘禮畢良曰將軍欲討齊王印為假王王以將軍破趙下齊其功不小當即為真王何以假為因差小子齎印符封將軍為齊王領撫三齊制服諸侯就召將軍整飭兵馬急解成臯之困還兵伐楚早定天下將軍亦得坐享太平也韓信遂接印符捧讀手救救曰 建國親侯所以連屬天下而成其治三代之制也相國韓信屢建奇功克定疆宇不世之勳當銘鐘鼎新破齊地甚難制服不有隆爵重權何以號令羣下即封信為齊王俾治齊地以安東土仍調本部人馬克日期會戮力伐楚汝其欽哉故諭 韓信讀罷手救向南謝恩畢連日設筵宴款待張良其餘諸將佐俱行拜賀禮張良因辭信曰漢王屯兵滎陽日夜思念太公不得還國又聞項王要攻打成臯見今王欲起兵與楚會戰救取太公足下可急早起身不可緩也信曰待文檄轉行各郡縣知會旬日內隨即起行先生徑於王前善為我辭焉就復遣周叔預先謝恩隨



後人馬陸續進發韓信擇日升齊王殿具冕旒受所屬大小百官朝賀後史官有詩單說韓信挾漢欲請齊王印為假王漢主不得已封信不得已三非其本心也韓信惟知急立為王以圖目前之富貴不知漢王後來新信於未央者先因睢水之敗徵信不至後來成軍被困不行救援今又請假王所以漢王記恨在心以此斬信有由也詩曰築壇拜將思非淺躡足封王怨已深隆準早知同鳥喙將軍應起五湖心一激風塵萬里降委心何事更傍徨既能棄楚歸真主何必居齊作假王躡足封王已見疑將軍神算固知機空勞十載慙勤若反作漁樵問是非不說韓信在齊為王卻說龍沮敗殘軍士有逃回彭城的急報與楚王備說韓信斬龍沮追周蘭大破楚兵虜齊王田廣逼田橫不知所往下齊七十餘城見今屯兵臨淄指日與漢王會兵要來與楚決戰楚王聞說斬了龍沮驚呀不已急召鍾離昧項伯曰不意韓信果能用兵如此即令漢王屯兵於滎陽成軍之間兩處遠難為敵朕欲差一能言之士往說韓信使復歸於楚但無此能言之士為朕使命耳鍾離昧項伯曰若陛下此舉乃社稷之福也臣有一向有此意不敢進言况韓信原是楚臣使復歸於楚極為順理今有大夫武涉智過蘇秦辯如子貢陛下可差此人往說韓信當交俯首納降與陛下解憂也楚王急召武涉備金帛之物令往臨淄說韓信武涉領王命前赴臨淄令左右報知韓信信曰此人素能唇舌想此來必下說詞召進相見名武涉相見便有二心武涉見信行禮舉即將楚王所與金帛之禮持上稱賀信曰昔與大夫同力事楚為一國之臣今各事其主相與敵國具此禮欲何為哉武涉曰大王統百萬之師為一國之王威德所及遠近畏服非敢謂昔日在楚為臣也今具此禮乃項王仰大王之名述昔日之罪欲與大王共享無窮之富貴先以此禮以通二國之好信曰極貴莫如為王吾今既為齊王人臣之位極矣又何他求哉武涉笑曰大王若依臣言齊王之位可保不然則今日滅明日則不能保此位矣信曰汝欲何說武涉曰楚王差臣來說大王者欲與大王連和三分天下鼎足而

立各守封疆大王奇謀妙算尤出二王之右大王若從其說富貴可常保矣未審高見以為何如信曰大夫之言雖若有理雖若有理不聽他是真主意以我中心度之昔在楚事項王官不滿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計不用故背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眾解衣我推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至此而為齊王我漢王其親信於我如此我苟背而復歸於楚不祥也雖至死而此心不易幸煩大夫為我深謝項王仍將金帛付武涉涉見韓信不可以言動也遂辭信回楚去訖蒯徹知天下大權已歸於信因來說信曰臣昔日曾遇一異人授以相法請為足下相之蒯徹真連日相君之面不過封侯若相君之背貴不可言是斷人信曰先生何為此言耶徹曰昔天下初起之時最難為力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之人肝膽塗地暴骸中野不可勝數楚人乘力席捲五國威震天下然迫於西山而不得進者三年漢王距鞏洛阻山河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此二王智勇俱困之時也其命皆懸於足下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立其勢莫敢先動足下據強齊從燕趙因民之欲西向為百姓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蓋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足下熟思之信曰漢王遇我甚厚吾豈可以嚮利而背義乎徹曰始張耳陳餘相與為刎頸之交及爭張廩陳涉之事張耳遂殺陳餘於泜水之南頭足異處早知信處有說各連武涉也來今足下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而事多大於張廩陳澤者故臣竊以為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已亦誤矣野獸已盡而獵狗烹願足下深慮之且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欲持是安歸乎信曰先生休矣吾方念之數日蒯徹復來說信曰夫時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苟聽過計夫而能久安者鮮矣故智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臺釐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調也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時乎時乎不再來信猶豫不忍背漢以此一念尚猶可忍又自以為屢建大功漢王終不負我料齊地可保也蒯徹方說罷只見殿下一人



高聲大叫大王不可聽蒯之言有失人臣之節我與蒯徹見漢王去要見明白嚇得蒯徹魂魄不知有無其人未知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韓侯畢竟無主意所以蒯徹敢嘵嘵進言

第七十二回 霸王伏弩射漢王

卻說其人是誰乃大中大夫陸賈也賈曰善言事者先觀其勢次觀其形苟勢強而形弱非弱也勢強而形衰非衰也以方今言之楚若勝矣形之勝也漢似弱矣形之弱也元帥當強弱勝衰之間而未定也以今漢王雖暫時不利而天下之勢已得八九人心歸附天命默佑蕭何有宰相之才而忠貞不二良平有孫吳之智而機變莫測兼之以英彭樊噲之勇周勃王陵絳灌諸將之強福德綿綿萬世不拔之基已定矣爾乃不觀形勢遽憑一時口舌之巧必欲元帥背漢倘元帥一時聽從是畫虎不成反為狗者也不亦誤乎蒯徹被陸賈一篇言語說得如痴似醉半晌無言可答因尋思我欲隨韓信一同伐楚縱有功劳倘有人將我勸韓信背漢之言傳到漢王耳邊鄙生之烹指日可見矣自此遂佯狂於市自歌自笑非復昔日之蒯徹也韓信亦知彼微意遂不計較即傳令大小將佐擇日統大兵赴滎陽會諸侯伐楚不題卻說漢王終日思念太公無計可施因語良平曰太公家眷久稽彭城不得還國此心鬱鬱不能舒縱有天下不能一朝居也此言乃無鄉有何策使太公得歸此不世之功也良曰霸王以太公為質豈肯放歸必是大戰一場然後心服那時卻使人講和庶有還國之禮正議間忽有人來報蕭相國率領一枝北番人馬同一番將自關中來助漢伐楚王曰番兵遠來破楚必矣急召何入內相見蕭何領番將入內行禮畢王問曰番從何而來何曰番將姓婁名煩北貉燕人也慕大王之德由沿邊投咸陽而來情愿同力破楚臣審究的實因催糧儲就帶領來見大王此人善騎射有萬夫不當之勇漢王看婁煩身高一丈面目猙猛

王甚喜就賜衣一襲金百兩著令帳下聽用且說楚王因龍沮被韓信殺了十分忿恨急點人馬徑赴滎陽來早有人報知漢王備說楚王因韓信斬了龍沮急點十萬大兵前來與漢要決勝負漢王大驚召羣臣計議蕭何曰新來番將婁煩正好與楚對敵王陵等諸將協力幫助出戰韓信即日將到兩下夾攻料此陣管交破楚必矣漢王遂撥王陵等四隊幫婁煩出戰卻說楚王兵馬到滎陽離城三十里安營先使人謂漢王曰天下洶洶徒以吾兩人相距不寬也愿與王決雌雄毋徒疲天下赤子為也赤子且不忍乎漢王笑謝來使曰吾軍鬪智不能鬪力楚王聞之大怒即令丁公雍齒桓楚虞子期諸將出馬與漢挑戰漢遣婁煩出戰眾將鼓譟大進並不答話各舉兵器齊攻婁煩舉大刀相還左撥右還前擋後冲戰五六十合婁煩刀法愈緊氣力倍加眾將抵當不住早敗下陣來楚營中有護駕四將李布李蕃張月項昂各挺兵器與婁煩截殺婁煩並無毫釐懼怯就舉刀與四將對敵漢營中王陵周勃等見婁煩交戰許久恐一時有失急出馬冲殺過來楚將被眾將冲來撥回馬便走婁煩按下刀壺中取箭連發四次李蕃張月早中箭落馬李布見二將中箭伏鞍走回本營項昂見二將落馬欲回馬救援不防面上早中一箭急用手拔出卻被王陵近前一刀斬項昂於馬下大殺楚兵四散逃走楚王聞知大怒自披甲持戟來戰婁煩婁煩方欲撥開弓放箭楚王噴目大叫一聲舉戟便刺嚇得婁煩馬倒走十數步勇哉項王也目不能視手不能發天遂逃入漢營楚王急追趕只見漢兵風靡而走漢王問左右追煩者是誰左右曰項王也將入漢營矣王大驚急起退入後寨漢諸將死命抵住楚王勒馬大叫漢王出馬與吾答話於是漢王亦披甲出馬來到陣前左右前後眾多漢將防護項王曰自與爾爭鋒數年以來未嘗自相交戰以決勝負吾今與汝對敵以定雌雄勿得終日相距以苦三軍也漢王曰吾非好與爾相距但汝罪惡貫盈神人共怒因此同天下諸侯共伐無道為民除害也且畧節數汝之罪使三軍靜聽汝背懷王之約數得有左邊我



於漢中罪之一也。矯殺卿子冠軍罪之二也。救趙不報而擅劫諸侯入關罪之三也。燒秦宮室掘始皇墓私其財物罪之四也。殺秦降王子嬰罪之五也。詐抗秦子弟二十萬於新安罪之六也。王諸將善地而徒逐其故主罪之七也。放逐義帝自都彭城奪韓梁地以自王罪之八也。使人陰弑義帝於江南罪之九也。為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之十也。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餘罪人以擊匹夫吾何乃與爾挑戰耶。霸王怒甚舉戟便刺漢王脫身便走眾將各舉兵器遮護有鍾離昧伏弓數千矢一聲號砲眾弩齊發一矢正中漢王前心幸賴有軟甲遮蔽止傷胸膈王覺疼痛不能忍恐驚疑人心遂以手捫足曰偶被楚賊中吾足指幸無傷也。諸將見漢王被傷無心戀戰各退下陣來霸王揮動三軍亂殺漢兵急欲攻打漢營正在危急之際只見東南一騎馬飛報韓信人馬已到成皋彭越又阻楚糧道諸將聞知不戰自亂霸王遂傳令且著各自收兵回營張良陳平諸將入帳看視漢王王雖未內傷而胸膈已破遂臥病不起良曰楚勢已弱韓信大兵到成皋大王當強起以安士卒就趨成皋與信會約破楚大事決於此矣。漢王從其言急起以勞三軍張良分付諸將楚兵被彭越阻絕糧道三軍無糧決難存住只一二日便走汝等隨後徐徐進發赴成皋與韓信會兵破楚諸將各得令准備行裝啟行卻說霸王與諸將商議曰見今楚軍缺糧韓信人馬又到成皋榮陽一時難破不若屯兵廣武差人催趙糧道庶不脫節鍾離昧曰陛下聖見極當今晚就好起身陛下親統一枝人馬斷後以防追襲先差諸將率領大兵前驅當從山南僻路進發以防韓信奸計恐前路有阻則首尾不相接應各分付停當到晚眾將領大兵先行楚王斷後一夜人馬退盡巡哨小校報入漢營曰楚兵一夜退盡矣良曰不出某所料也遂傳令著諸將先啟行漢王臥於車中徐徐進發行未一二日韓信差夏侯嬰周叔領一萬人馬來榮陽請漢王入成皋會兵破楚正遇漢王夏侯嬰周叔急下馬到車駕前啟奏韓信命臣兩人請大王車駕臨成皋會兵伐楚漢

王甚喜就令夏侯嬰等合兵一處不日到成皋韓信率領大小將佐出郭遠接漢王入城漢王升殿受韓信等百官朝拜畢漢王曰元帥遠征在外屢建奇功多有勤苦今被項王屢次侵擾已經七十餘戰百姓不得安生將士不得寧輯今得元帥大兵遠來協助料此會勝楚必矣但太公不得還國終日食不下咽元帥若救太公還國父子完聚萬世之功也信曰項王若不大戰一場心終不服豈肯放太公還國臣今與大王會兵務與項王決個雌雄目下管交太公還國大王放心王曰寡人專望元帥早奏凱歌以慰懸懸韓信辭王率領大兵出城外平川曠野之處札營操演人馬擇日赴廣武與楚會戰未知楚漢勝負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總評 天之生項羽也惟射得漢王一矢親切耳

第七十三回 廣武山楚漢會兵

不說韓信操演人馬擇日破楚卻說楚王屯兵廣武與項伯鍾離昧等諸將計議曰現今漢兵會各路諸侯總集人馬要與朕決戰但楚軍缺食難以持久爾等有何良策項伯曰太公拘禁於此未曾還國何不請來令太公修書一封下與漢王令彼退兵然後放太公回成皋到此亦札若仍前與兵相拒定將太公誅戮使劉邦為萬世之罪人也陛下若依此計可抵百萬雄兵也項王依項伯之言差人往彭城取太公不一日取太公到廣武來見項王項王召太公入帳下以言撫之曰汝子劉邦終日與我相拒畧不以汝為念我今取來命汝修書一封着汝子罷兵息爭我就放汝全呂后回成皋使汝父子夫妻相聚汝以為如何太公曰劉邦自幼貪財好色不顧父母今乃以富貴為重遂棄我於此如陌路人一般恐書去亦不濟事為之奈何楚王曰汝且修書寄去看他如何再作區處太公於是修書一封呈上楚王楚王看罷書曰劉邦見此書若不退兵真所謂禽獸衣冠者也即差中大夫宋子連齋書赴成皋一日到成皋有人報



漢王曰楚遣大夫齋太公家書在外漢王聞說太公有書到即召張良陳平曰楚遣中大夫宋子連齋太公家書到來此是何意良曰此楚王欲為退兵之計故使太公付家書欲大王退兵大王見書切不可哀泣只依如此如此回答管交旬日內太公還國雖在楚亦不至有傷漢王依良平之言遂召宋子連入見呈上太公家書漢王拆書捧讀書曰太公付書漢王劉邦嘗謂虞舜大孝棄天下如敝屣汝以富貴為重視我如路人太公也自睢水遭虜今經三年幸蒙楚王垂好生之德不即誅戮拘處公所日給飲食得延性命王后呂氏思想太子淚不能乾汝任意縱橫天下畧不以為念所謂鍊石心腸土木形骸也即今楚王取我至廣武累次要誅欲懸頭成皋以彰汝不孝之名我再三哀告特家書付汝汝可思此身從何而來世間萬物以何為重若解此理便如大舜棄天下如敝屣耳作速罷兵取我還國使父子夫婦完聚豈不美乎若仍前屯兵相拒我命決難保汝縱有天下是捨父命而圖富貴萬世唾罵汝心豈能自安耶臨楮泣書汝當自省漢王宿酒未醒看罷家書醉眼朦朧若不經意便說我與爾北面事懷王結拜為兄弟我之父即汝之父我父在楚就如在我漢營一般何必較論彼此此幾响皆張良若是楚王殺了我父不獨天下人罵我亦罵汝楚王也前日楚王陰使季布弑了義帝尚惹天下諸侯至今切齒今若殺了我父豈不惹天下唾罵昔孟子嘗說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所差一間耳汝回去上復我太公且寬心在楚營住些時就如在我漢營一般更不說罷兵息爭只混說了一篇就着兩女子扶去帳後歇息大夫宋子連欲去未得討個實信欲不去漢王已入內不出張良陳平眾人飲酒款待宋子連以言催促回廣武去訖却說楚王專候宋子連回話忽左右來報宋子連回營楚王召入宋子連將漢王所言從頭備說一遍項伯在側曰觀漢王所為終不足以成大事大王只准備與他交戰料漢亦不能取勝楚王曰劉邦乃酒徒耳視父母妻子如草芥豈可與彼較是非哉楚之君臣都宋子連曰臣入見漢王時尚宿酒未醒看了

書並不以太公為念楚王曰太公且着在楚營伺候緩急尚有用處隨召諸將選精兵二十萬各安營寨預備漢兵到來且說韓信操練人馬已畢漢王病傷已平復召信計議伐楚信曰霸王屯兵廣武持久力懈正好作連攻擊臣人馬操練已精請大王進發王曰此行全仗元帥調遣於是韓信統領大兵先行漢王人馬陸續前進一日到廣武離楚營三十里下寨信分付諸將用心防守各營遠來恐有攻劫隨後漢王亦到與韓信對面安營至晚漢王與張良蕭何陳平等商議攻守之策因差人召韓信一同籌畫差人回說韓元帥不在營寨聞左右傳說今晚領數十輕騎投東南而去不知所往王大驚曰楚漢相距數十萬甲兵屯住於此主將夜晚逃遁不知所往莫非懼楚兵之強而遠遁乎或是賺我於此而欲與霸王連和平王甚疑慮不決張良等亦相議不知何謂王復使小校打聽信營動靜小校回報營中更鼓甚明防備甚嚴但不知元帥往何處去王曰爾可近營探看消息回報王掌燈坐守將過三鼓月已沈西小校急走回報元帥回營矣王猶豫半晌差蕭何往問之何帶領數從人徐步前往只見灌嬰巡哨問丞相何往何曰欲見元帥嬰曰元帥尚秉燭未寢即同何到中軍與信相見信曰丞相深夜相訪其必有疑於心乎何曰元帥今晚遠出至夜深而歸不知何所往也信曰平川對敵徒恣弄戰霸王武勇恐難取勝因親往尋一誅項王之處明日好分遣諸將各認方向臨時隨機應變自有妙策雖君臣父子之間亦不可先傳也主上同丞相諸公看信明日破楚擒項王便知方畧蕭何聽說甚喜回見漢王備說前情漢王大喜却說次日韓信召諸將聽候軍令樊噲灌嬰作第一起周勃周昌作第二起靳歙盧縮作第三起呂馬通楊喜作第四起張耳張蒼作第五起婁煩作第六起夏侯嬰王陵作第七起曹參樊武第八起英布第九起漢王同諸將第十起各近前密切相議停當各領精兵五千照定地方住札以炮響為號急出攻戰待項王引入廣武已無出路這十起人馬總會一處環山圍遠可擒項王矣安排韓信調撥人馬已定却說



霸王帶領諸將風擁而來差季布索漢王答話漢營中韓信出馬請霸王相見霸王一馬突出軍前大呼曰韓信爾原是楚臣前日使武涉召爾復歸楚汝何執昧不從今日爾勿得再施奸計與爾對敵決個勝負信曰陛下當代帝王正宜高拱清穆遣將調兵以禦外侮可也豈可親操戈矛與臣下較論勝負自取屈辱耶信言霸王曰爾能說敢與我戰十合便倒戈息爭將天下讓與漢王信曰勇不可自恃強不可持久倘陛下百有一挫敗於臣手枉壞一世英雄之名悔無及矣願請良將與臣決戰陛下且回御營不失威儀也霸王聽信言大怒挺槍直取韓信韓信虛掩一槍向東南便走霸王催動三軍大叫今日定捉此胯夫以雪我無窮之恨鍾離昧項伯項莊周蘭虞子期桓楚丁公雍齒周殷等分頭隨霸王追趕韓信信引霸王漸漸入廣武山鍾離昧急向前曰廣武山止有此出路倘緊要之處用兵阻塞山口我兵決受困矣陛下且未可盡力追趕畧少待後軍到來暫且扎營於此以觀事機何如言未罷前軍忽報韓信不知所往前面俱是土山再無別路霸王曰既前無出路且暫屯軍於此待後軍扎定陣腳徐徐退後忽見後軍來報後軍人馬被漢將樊噲灌嬰截了一半不得進發口聽四面八方金鼓震天盡是漢兵合圍把住山口鍾離昧曰前有大山之阻後有漢兵圍遠陛下不可在此屯兵當就此時殺出重圍以救後軍不然則首尾不能相應楚兵一散陛下遠難收拾矣霸王曰山口把住決有重兵圍遠一時沖殺不出反被圍住我兵受害矣不若仍照追趕韓信舊路殺過山去必有走路後軍陸續汝等催趕前來庶脫此重軍也項伯曰但恐山路崎嶇大兵不能前進又將奈何正相議未定四面火砲齊舉不知多少漢兵捲地而來項伯正北上樊噲灌嬰周勃周昌正西上靳歙盧縮呂馬通楊喜左哨張耳張蒼右哨夏侯嬰王陵中軍漢王同諸將一擁湊來楚兵不戰自亂諸將按納不住霸王大怒曰吾破秦兵之時那知破釜沈舟未嘗敗北今遇漢兵何乃自怯如此揮動人馬沖殺出來正遇九江王英布攔住去路霸王大罵曰叛國之賊有何面目相見布曰放弒義帝乃汝所為致使天下諸侯罵我我今正誅此悖逆以明心事舉斧直取霸王霸王舉槍交還霸王與英布戰五十回合之上婁煩人馬一沖而來楚軍遂亂季布桓楚急舉兵器出馬高叫陛下且少歇臣殺此賊霸王暫收住槍撥轉馬回到山阜看二將出馬英布婁煩就勢與二將對敵正鬪間曹參柴武人馬又到四面漢兵又圍遶上來鍾離昧近前請霸王仍向前殺過山去還是項王上前雖路徑狹小却人馬覺少些似無預備霸王急兜轉馬仍照舊路趨廣武山天漸昏黑近山見韓信在山頂上扎營高坐兩邊笙歌齊奏作歡飲酒霸王見之大怒曰胯夫乃敢欺我如此急令左右諸將催動人馬分頭上山務要捉拿韓信諸將得令方欲鼓譟上山忽見山上插木砲石打將下來軍士俱不能上霸王切齒瞋目便欲親自上山季布諫曰不可此正韓信設此奸計欲陛下動怒親自上山恐夜黑之際須防砲石流矢不若且暫過一宿候明日天曉看那路兵少撞殺出去霸王勒回馬方待少歇只見漢兵翻江攬海而來四邊高阜處樹木皆被火砲燒着黑晚火起照如白日楚兵大亂吶一聲喊都走了被漢兵殺的殺了擒的擒了正剩霸王並諸將有百十餘騎圍在中間霸王見漢兵勢重奮勇殺透重圍正遇婁煩婁煩舉槍攔住霸王霸王舉槍交還戰未十合被霸王將婁煩一槍刺於馬下合攏眾將沖殺出陣方欲行又遇柴武王陵各舉兵器攔住去路霸王力戰二將殺到南山脚下天色甚黑聞澗水潺潺馬不能進忽漢兵復又圍繞上來霸王自思前有川水之阻後有漢兵圍繞又是月黑之時不辨東西吾必危矣正在急中只聞後軍亂竄紛紛退避有二將殺入陣來火把之下認是楚將周殷桓楚原領五千人馬不曾失散聞霸王在山南受困因此領本部人馬策應果見霸王在此被困霸王乘周殷二將人馬復又沖殺出來天漸發亮舉頭四望皆是漢兵殺得楚兵屍橫遍野血流成渠猶聞金鼓震天旗幟沿山一帶連絡不絕霸王與周殷相議曰朕自會稽以來與諸侯交兵何止三百餘陣未見如韓信用兵利害如此周



殷曰陛下先聲已久韓信因此預備這個陣勢誘楚兵進山口四面圍遠遂中此奸計陛下與臣等須冒險  
沖殺出去庶脫此難若再俄延一時恐漢兵復又攻擊入來以逸待勞我兵疲乏何以抵當霸王曰吾沖  
前陣汝收後脚霸王遂奮然突出漢兵見者莫不四下逃避周殷桓楚隨後掩殺約行五里只見山凹下  
鼓角齊鳴喊聲大震一彪軍出為首兩員大將乃周勃周昌也驟馬攔住大叫曰大王趁此下馬投降免  
致取辱霸王大怒拍馬舉槍來取二將戰不數合二將敗走不敢追趕望山北大路沖來一聲鼓响四下  
伏兵又起楚兵漸次又傷一半走不到五七里前面喊聲又舉為首兩員大將斬歙盧縮阻住楚兵霸王  
復戰二將按下槍舉鞭打二將二將遮架不住盧縮左臂上着一鞭打落下馬眾軍士急救回斬歙望陣  
後逃走霸王又行五七里忽見伏弩齊發可勝矣楚軍五千人俱被伏弩十損七八周殷桓楚捨死隨霸王  
策馬急急殺出霸王鞭法神出鬼沒因此伏弩不得近身遂出重圍周殷桓楚身被傷數處一路接連  
戰拾敗殘軍馬並楚將季布鍾離昧等陸續從大路找尋而來正遇霸王合兵一處徑回楚營漢兵追襲  
二十里而回韓信大獲全勝漢王回營請韓元帥會議韓信整衣急來見漢王王起身稱謝曰寡人賴元  
帥行師大破楚兵幾獲項王使彼他日聞吾兵至不戰而胆落矣信曰仰仗天威大克全勝但項王未就  
擒獲須急擊勿失使無復再回彭城可也王曰元帥當留意作急攻取寡人拱聽凱旋使三軍早得休息  
彼此亦相安也於是韓信復整三軍來攻楚營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淮陰如此用兵何愁天下不定只是未能學道故恃功取禍耳惜哉惜哉

第七十四回

置太公挾漢退兵

不說韓信復欲起兵攻楚卻說霸王同諸將回到楚營中軍坐定查計損折人馬三萬有零周殷桓楚季  
布虞子期俱中傷帳後調理諸將暫休息數日出敵傳令畢不覺過了二日有細作小校打聽漢營消息

回報曰韓信整點人馬一二日又來與楚交兵各處諸侯軍馬陸續湊來見漢兵共有五十餘萬蕭何運  
轉糧儲積聚滎陽自成臯相連五百里俱是漢兵霸王聞說召鍾離昧項伯等商議曰漢兵勢重又兼韓  
信善能用兵我兵在此不可久持况又絕糧似難與爭鋒爾等有何長策鍾離昧曰太公見在楚營明日  
陛下出陣置太公於俎上使漢王見之父子之情自然傷感著他退兵免太公一死如不退兵決將太公  
烹漢王見時必然哀求請免或有別議此為長策若恃勇與戰恐復蹈廣武之困願陛下裁之霸王曰  
烹太公亦不難但恐人恥笑昧曰欲為退兵之謀何惜人恥笑相與議定次日霸王整率人馬將太公綁  
縛在馬上殺奔漢營來早有人來報霸王將太公綁縛在馬上不知何謂漢王聞之放聲大哭如此可謂  
孝乎曰我生不能以奉養父母因為爭天下反致我父如此受苦不若急早降楚以救我太公還國張良  
陳平急止之曰大王何執一如此耶此是霸王因見漢兵圍困甚急故將太公來欲大王退兵耳况今大  
事已定豈可遽然歸降大王不可心急須以智勝之漢王曰聞說太公細縛在馬上不覺此心十分哀痛  
縱天下得與不得亦何要緊救我太公實第一件大事良平日霸王到陣前定將太公置於油鑊之上逼  
要大王退兵大王但如此如此管交項王不敢烹太公也言未罷人報霸王到陣前請大王答話韓信聞  
霸王來預備於平川之上排下陣勢週圍列下戰車兩邊旗幟嚴整靜肅肅雅雀不飛刁斗不鳴甚是  
威武楚兵見了先自懼怯霸王遂勒住兵不動漢王到陣前大叫曰霸王兵窮勢困急早歸降庶得裂土  
世為楚王免今日下受戮霸王大怒叱之曰劉邦匹夫乃敢出此巧言以辱我耶急舉槍直取漢王漢王  
背後樊噲灌嬰周勃王陵四將突出跪擋住霸王力敵四將正在酣戰之際漢陣上一聲砲響中軍  
黃旗磨盪動只見四面八方多合圍上來把霸王圍裹在陣中四將各向方位霸王左冲右突不能得出  
眾軍士隨著霸王亦無走路霸王定睛看那陣時四望如連城之狀不分東西難辨出入愁雲漠漠慘霧



濛濛尋思又中韓信之計吾聞戰而誤入其陣者當以外應破之不然一時妄動必遭擒矣吾營中將士必有知此陣勢者待外邊打入卻乘機殺出庶脫此陣纔自思想只見季布周蘭周殷鍾離昧從陣東門打入霸王急乘勢接應君臣五人奮力踴躍蕩開一條殺路冲倒漢兵一擁而出韓信亦不敢追趕霸王回到楚營召諸將問曰何人識此陣法周蘭近前奏曰韓信此陣乃太乙陣也有生門有死門有陰陣有陽陣雖有向背而四面合一若八卦陣實非八卦也如走生門而入陽陣必得活路若不知而妄入必遭擒獲臣少從華山李少仙學道嘗聞太乙陣之說臣以此領諸將從生門打入策應陛下遂出此陣霸王聞說大喜於是鍾離昧曰陛下且將太公回營今日不必與漢交兵容一日卻將太公置陣前號令待漢兵退後陛下回彭城招集兵馬休養士卒再作良圖霸王遂回營卻說張良陳平商議救太公之策遂於楚降卒中選一伶俐小校入帳中以言撫之曰我觀汝相貌將來亦有功名但汝雜於眾軍卒之中何日得顯我今差汝幹一要緊大事若成此功定有封賞之貴小校曰軍師有何分付良曰我有書一封差你做細作往楚營稍與大司馬項伯因你原是楚軍定有相識親故你可乘空便將此書密密遞與項伯就說是我寄與他的他有甚言語你可來回我話須要小心仔細小校曰此事甚易軍師快寫書來我就往楚營見項老大王管交下書得信回話良大喜賞勞小校將書札就貼肉藏定小校仍前楚軍打扮前來楚營有巡哨楚軍看見小校原是楚軍便問你如何得回小校曰我前日陣前被漢兵活捉去我暫時歸降我父母妻子皆在彭城如何降漢因此逃回明日煩你眾位引我見項伯將軍報名好入隊伍次日項伯正點閱軍士畢巡哨軍引小校見項伯曰這個軍士前日被漢兵虜去今日逃回我等不敢隱藏引來見老大王他仍要入隊伍我等不敢擅專請自尊裁項伯召小校近前問曰汝在漢營曾見張良否小校曰我就一向伏侍張軍師時嘗說老大王名姓甚是者願我只因我父母妻子在彭城終日思想以此逃

回項伯曰張良如何時常說我小校見項伯問的緊回顧左右無人近前卻在身邊取出書來密密遞與項伯曰我臨來時張軍師分付將此書呈上老大王項伯接書拆觀看書曰舊交故友張良書奉大司馬項老將軍麾下昔承館穀之心後託雲水之遊自意當貴無心功名絕念豈料志有齟齬不遂所願羈縻於此不過苟延歲月非有他望也但漢王仁厚長者終成大業不忍捨去以此懇懇左右如鳥依人自愛之安得兀然高坐不畫一籌耶因昨有霸王欲烹大公實為退漢兵計耳漢王駐兵於此實無所歸漢兵不退霸王必烹大公公被害何可復生他日漢王與將軍復藍田之約成秦晉之好將軍何相見乎良因託鴻便馳書上讀備大公欲烹之時望一言力阻賜救援太公蒙再造之德漢王免不孝之名恩義兼至仁覆無窮矣如允所請乞付回音以慰漢王惕厲望救之懷下情無任懇切惓惓之至 項伯看罷書分付小校曰汝既與張子房稍善想是他張下心腹小校曰不敢欺老大王我是張軍師所使寔為下書而來非逃回也若老大王有回書我仍稍書回語項伯將書密付身邊着左右心腹押小校出營小校徑來漢營見張良備說大楚營見項伯即以軍師分付的事俱詳停當逕來回話就將項伯回書呈上張良拆書觀看書曰久睽素好心切遐思來示教言敢不如命但罷兵議和乃益國家耳太公久稽於此某寔朝夕維持料供給不致缺乏然不割意息兵太公豈得還國某雖救援不過為一時之計近左右每勸殺大公倘一怒不回恐難久保望足下籌之 良看罷書大喜重賞小校仍着軍政司紀姓名令紀功錄報功待封賞之時查名重用且說霸王親統大兵復到漢營列成陣勢令軍士擡油鼎設於軍前將大公置於組上命軍士傳呼曰漢兵早退免烹大公如不退烹大公漢王急出陣前亦大呼曰吾與霸王俱北面事懷王結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如若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雖是權詐亦言罷語笑自若毫無哀戚之意霸王大怒即欲烹大公項伯急向霸王前止之曰凡為天下者不顧家昔大禹聖人



也有父名鯨而治水無功被堯王殺之大禹仍治水三年三過家門而不顧引古喻此不逾之甚今漢王與陛下爭天下前大公被拘禁三年漢王畧不相顧者正是以天下為重耳若令陛下殺大公既無益於勝負之反使天下說陛下殺人之父是為盛德之累也不若陛下且收兵回營再為別圖何必挾殺大公然後為退兵之計陛下威武震於天下何乃聽此以示怯也霸王急令勿烹大公遂收兵回營是日兩家俱來經交兵漢王回到營大哭曰太公雖得暫救一時不能還國我誠天下罪人也後史官有詩曰 楚漢交兵置鼎烹太公危急尚分羹幸逢項伯軍前諷幾免空桑逼死生 史官嘗評分羹之計乃良平之計使當時無項伯一言救援則太公為姐上之內漢高雖有天下而不能示人以孝由是恃逆之徒將接踵以為常而天下不知有父子也漢之不得為醜主有由然哉 漢王召良平計議救太公還國良曰若要太公還國必須差人與楚講和况楚方缺糧勢弱必從其議但無此能言之士往楚為使命耳言未畢有一人上帳曰臣愿往與楚講和救太公還國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看漢王之於太公也可謂不孝乎抑亦可謂至孝乎



